

# 了凡四訓序文講記

淨空法師講述 已修訂

《了凡四訓》這部書，是明朝袁了凡先生，為教訓他的子女而作，並不準備對外流傳。近代虛雲老和尚在《參禪法要》裡面，提到修學佛法必須具備四個條件：第一、深信因果。對於因果報應的道理，要深深的相信，不能有絲毫的懷疑。第二、嚴持戒律。戒律是一門很大的學問，我們初學的人，不必在律學上斤斤計較，能把五戒十善持好就行了。不但是在家同修，就是出家同修，能將五戒十善持好就很好。明朝的蕩益大師，通宗通教，著作很多。在律宗裡，他也算是一位律宗的大德。但他在戒學裡卻自稱是出家沙彌。他的學生成時法師，不敢跟老師比，就自稱出家優婆塞，就是守五戒。所以我們能嚴守五戒就很好。近代的弘一大師，也是嚴持五戒，自稱出家優婆塞。

第三、堅具信心。不能被外面邪知邪見所動搖。第四、決定行門。八萬四千法門，我們選擇修那一門，決定行門以後，絕不輕易改變。具備這四個條件，才算是真正學佛。所以，老和尚這四個條件，可以說對我們今後弘法利生，不但是弘教，就是在宗門裡面，也是不能缺少的；總而言之，確確實實指出了，今後弘宗演教的方向，這是我們必須要遵守的。

在《四十華嚴》裡面，甘露火王這一章裡，也提到了修學有六大綱領。這也是值得我們注意的。那是佛陀在華嚴會上所說的，世出世間的學問，也超越不了這六樁事。經文裡述說得非常詳細。甘露火王是一國之主，每天還會犯錯。他除了處理政事以外，還要抽一點時間來聽講經。在宮庭裡有講堂，要請誰來講呢？總是一些有大智慧的大沙門、婆羅門，或者證了道果的聖人，請他們來演講。國王率領大臣們，天天也都上課，習以為常。所講的內容，可歸納為六大類：告訴我們什麼是善法、什麼是惡法、什麼是正法、什麼是邪法、那些法與我們有利益、那些法與我們有害，就是這六樁事情。世出世間學問，

歸納起來亦不外這六樁事。也就是叫我們能辨別善惡、辨別正邪、辨別是非、認識利害；學問之道無他，如此而已。

《了凡四訓》既然是袁了凡先生教訓他兒子的四篇文章，我們讀起來，當然與經典不相同。這四篇文章從頭到尾細看一遍，幾乎都是說我們的毛病；知道毛病就得要改，不改就不能入道。所以這四篇當中的兩篇，是《四訓》的重點 - 改過、修善。我們印的這個本子，有印光法師的序文，我們可以把它當作四訓的玄義來讀，是介紹這部書的。

序文的小註，是尤惜陰居士作的。相當扼要，可以幫助我們理解。

**聖賢之道。唯誠與明。**

祖師的這篇序，這兩句是總綱。「聖」可以稱為佛，「賢」可以稱為菩薩。我們通常講「三賢十聖」。十住、十行、十迴向的菩薩，是賢位的菩薩；初地以上至十地菩薩，則稱為聖。我們要想成佛、成菩薩，這一條道路，從綱領上講，就是這兩個字 - 「誠」與「明」。八萬四千法門，無論修什麼法門也離不開這兩個字。離開這兩個字，方向就錯了，就是常言說的盲修瞎練。我們如果能守住這兩個字，這就是菩薩道，也就是聖道。

怎樣叫做「誠」？「誠」很不容易做到。在佛法裡講「誠」，就是「定」。 「明」就是「慧」。誠是體，明是用。懂得這個意思，《金剛經》、《楞嚴經》裡面說得很多。「誠」就是如來藏的性體，就是常住真心；在菩提心裡面講，就是直心。佛在《無量壽經》裡，給我們說的「至誠心」，就是「誠」的意思。

「明」是智慧，對於一切事相、一切事理，都能夠通達明瞭，而沒有錯誤，叫做「明」。所以「明」在我們初學佛的人來說，就是省察的功夫。我們要常常反省、檢點、觀察，而後才能做到改過，才能做到積善。所以改過與積善，在世尊教法中說：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」。是要建立在「誠」和「明」的基礎上。

如果我們沒有誠明，就不曉得什麼是惡，什麼是善，那還談得上改過與積善。唯有誠明的人，才懂得什麼是善，什麼是惡。要改惡，要修善。「誠」也就是講的自淨其意。這兩個要同時具足。即誠而明，即明而誠。就是佛法裡講的定慧雙修。修到定慧不二的時候，自自然然就證果了。證的什麼果呢？聖道當然就是證得聖果、無上菩提。《華嚴經》上講的無障礙法界 - 理事無礙、事事無礙的聖果。所以祖師在這裡給我們一語道破：「聖賢之道無他，誠明而已」。這兩個字，不但整個《了凡四訓》都建立在這個基礎上，可以說世出世間法，都是以這個為根基。《了凡四訓》教給我們什麼？就是教我們「誠」、「明」這兩個字。祖師後面還有詳細的說明。

**聖狂之分。在乎一念。聖罔念則作狂。狂克念則作聖。**

「聖」就是聖賢人，「狂」就是凡夫、愚昧狂妄之人。愚狂之人和佛菩薩，他們分別在什麼地方？祖師給我們指出來，在於一念；一念可以說就是上面的「誠」與「明」。以下祖師引用《書經多方章》的兩句話：

『聖罔念則作狂』。簡單的講：佛菩薩如果要失掉了覺察，就是凡夫。「罔念」就是失掉覺察，「念」就是覺察的意思，「罔」就是失掉，沒有了。《大乘起信論》裡面講：「一念不覺而有無明」，罔念就是不覺，起了無明，聖人就變成凡夫。

『狂克念則作聖』。「念」是覺察，「克」是克服。凡夫要是念念覺悟，他就是佛菩薩。可見得凡夫與佛菩薩，不過就是迷悟一念而已。由此可知，覺察的功夫，太重要了。在佛法裡講，就是「照」的功夫。「寂而常照，照而常寂」，「寂」就是誠，「照」就是明。誠而明，寂而照。明而誠，照而寂。聖凡分別就在此地。

**其操縱得失之象。喻如逆水行舟。不進則退。不可不勉力操持。而稍生縱任也。**

『操縱得失之象』。「操」是操守，「縱」是放縱。我們要是操守，聖賢之道就可以得到了。我們要是失掉了操守，放縱、放逸，我們就得不

到了。這種現象，確實是好比逆水行舟，不進則退。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？因為我們無始劫以來，就把操守失掉了；生生世世都是放縱，而養成了放縱的習氣。現在叫我們操守，很難提得起來。因此真正有志要想修聖賢之道的人，就不可不勉力操持了。這就要帶一點勉強，誰勉強你呢？你得要自己勉強自己，要勉力自己奮發自強，不可以『稍生縱任』。

**須知誠之一字。乃聖凡同具。一如不二之真心。**

剛才已說過，「誠」是說體，宇宙萬法的理體。就是講的常住真心，也就是《楞嚴經》所說的「如來藏性」。四聖六凡皆是依據如來藏性。藏性雖然隨緣，現十法界依正莊嚴之相；但藏性確確實實是不生不滅、不垢不淨、不來不去。我們再作一個簡單的比喻：我們每天照鏡子，鏡子好比真心，清淨光明。鏡子裡面所照的影像，好比真心照十法界依正莊嚴之相；無論照好的相、醜的相、善的相、惡的相，鏡子的體從來沒有變過。性體亦然，所以凡聖同具不二，隨緣不變，這是真心。

**明之一字。乃存養省察。從凡至聖之達道。**

『存養』的「存」，是講我們的存心，「養」是修養，「省」是反省、省察。我們要是能不斷的在這裡存養反省，我們就可以從凡夫達到聖賢的果地。這是把超凡入聖的原理、原則，給我們指出來了。

**然在凡夫地。日用之間。萬境交集。一不覺察。難免種種違理情想。警爾而生。**

我們現前是博地凡夫，既然在凡夫地位中，我們很少會用誠明的功夫。

在日常生活當中，六根接觸六塵境界，一不覺察，就會做錯事。一不覺察，內心裡面生愚癡煩惱，這是講意業；身與口，免不了要造種種罪業。貪、瞋、癡、妄等等的邪念，忽然發動了。為什麼有這些呢？因為我們沒有覺察；如果能覺察，就不會有貪瞋癡妄。我們想想看，有幾個人會用？會用覺察，就是我們常講的提起觀照功夫。觀照功夫叫「覺察」，像《金剛經》裡所說的：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。」我們如果能在日用平常，依經訓的標準觀察內心外境，絕不會起貪瞋癡妄，這叫誠與明，這叫行菩薩

道。《楞嚴經》裡也有兩句經文說「觀相原妄」、「觀性原真」這八個字。我們要能夠時時刻刻提得起來，境界相一現前、根塵相接觸的時候，立刻就覺悟到相是虛妄、性是真實的。這裡面就不會有妄念，不會有貪瞋癡慢了，這就是「覺察」，也就是前面講的省察功夫。這一點我們千萬要記住，不能會錯了意思。覺察我今天做了什麼事情，這樣你覺察一百年，也還是一個凡夫，那是不覺。這就是會用功和不會用功的區別。我們讀誦大乘經論，有沒有受用，也就是在日常生活中，有沒有依經中的教訓去做。

**此想既生。則真心遂受錮蔽。**

我們不能覺察善惡、是非、利害，『則真心遂受錮蔽』。佛經常講：真心被無明煩惱蓋覆住了。

「如金生銹。如鏡蒙塵。一片天真。遂為人欲所蔽。」金、鏡子，比作真心。生銹蒙塵比作貪、瞋、癡、無明。有了這些東西，一片天真，遂被人欲所蔽。這個意思是五欲六塵，把我們的真性蓋覆住了。

**而凡所作為。咸失其中正矣。**

我們的所作所為失掉了中與正，都是偏都是邪。既偏且邪，就落於小人無忌憚之一路。我們想一想，我們現在所作所為，是不是偏與邪呢？要說我們偏見，我們就不高興；說邪行，我們也不高興。自己要檢點自己，如果自己時時刻刻，還被外面境界牽著鼻子走，如何能得到中與正呢？自己要明瞭、要曉得、要承認，這才叫勇。勇於認錯、勇於改過，這是超凡入聖的根本。

**若不加一番切實功夫克除淨盡。則愈趨愈下。莫知底極。徒具作聖之心。永淪下愚之隊。可不哀哉。**

祖師這幾句話，都是為發心，想學聖學賢的人所講的。既然發心想學聖學賢，就一定要做切實功夫，這裡著重在「切實」兩個字。

『克除淨盡』，克除五欲六塵、偏邪之見；不但要除，還要除得乾乾淨淨。如果不能把這些偏邪的知見去乾淨，就愈趨愈下，沒有底極。

我們一定要曉得自己有過失，要發心改過自新，能改過才叫「大勇」。我們中國聖人所講的三達德：智、仁、勇。與佛講的三菩提心意思是一樣的。誰是真發菩提心？誰具足三達德？能夠承認自己過失，能夠改過自新的人，這才是真正的菩薩，真正聖賢人。否則我們依舊是悠悠泛泛，如這裡所講的『徒具作聖之心』。「徒」是徒然，我們有這個心，但沒有去做。我們想成佛、想成菩薩。但日用心行並不像佛菩薩，這個想法，永遠是個妄想。前面所說的「逆水行舟，不進則退」，不能改過修善，必然是造惡積惡，積惡就愈積愈深，那有不沉淪的道理？

『永淪下愚之隊』，入了下愚那一隊去了。這對於一個發菩提心，已經聞到佛法、知道發心、知道佛法功德利益，而不能夠確實去修證的人，實在太可惜了。成佛作祖難不難呢？

**然作聖不難。在自明其明德。**

成佛作祖這樁事情，是我們每一個人都做得到的，問題是我們肯不肯做。諸位同學，這次啟講，感觸很深。我讀此書是在二十六年前，我講經已經講了十八年了，講《了凡四訓》是頭一次。應當在二十年前就要講了，以往都是在大乘經典裡面兜圈子，好高騖遠，建的是空中樓閣，沒有好好的在基礎上下功夫。二十年前我就看過印光大師這篇文章，雖然是看了，沒有看清楚，沒有把它當一回事，也不覺得很重要。一看《了凡四訓》是世間法，是父親教訓兒子的，講的話還不錯，還有點道理，就不再去理會它了。現在二十幾年下來，都搞的空中樓閣、一事無成。回頭再看這本小冊，大徹大悟，才曉得這是無價之寶。

這本書是大小乘的基礎，沒有它，大小乘都落空。我們現在要作聖，確實不難，從這裡打基礎。我們把這個道理明白了，在日常生活中，照著去做的話，命運立刻就會改過來。大家要能好好的做，三個月就能見效了。

祖師告訴我們，為什麼作聖不難呢？因為在『自明其明德』，這是「大學」上的一句話：「大學之道，在明明德。」明德就是本性，也就是前面講的誠與明。「明德」在聖不增、在凡不減，人人本具照耀天地之真心。

明德上面再加一個「明」字，可見這個明德，現在是不明。為什麼不明呢？被五欲六塵的煩惱所覆蓋住了。我們想作聖，只要把我們的明德恢復就行了；換句話說，把本來的明德，上面那些障礙、那些蒙蔽去掉，我們的明德就恢復光明了。

下面是教給我們明明德的方法：

**欲明其明德。須從格物致知下手。**

「物」是物欲，是對於物質上生起種種貪求的欲望，我們把它歸納為五欲六塵。「格」是格正，司馬光解釋「格」為格殺，格殺什麼呢？格殺五欲貪瞋癡妄念。

尤註：「繩愆糾繆。格其非心之謂。」明明德要從這裡開始，這就是佛法常講的放下萬緣，「格物」就是放下萬緣，萬緣是什麼呢？「萬緣」就是物欲。物欲障礙我們真心，障礙我們清淨心，如果我們不能將它放下，不能將它格正，清淨光明的覺性就不能透出來。

『致知』就是看破，我們得要有智慧，「努力覺照，勿任昏散之謂」。這裡的「知」，不當一般的知識講，這個「知」是覺的意思，小註註得很好，覺照的意思，就是前面所講「明」的意思。致知覺照，念念覺照，這是真實學問，「格物」是真實功夫。看破是真學問，放下是真功夫，要從這裡下手。

**倘人欲之物。不能極力格除。則本有真知。決難徹底顯現。欲令真知顯現。當於日用云為。常起覺照。不使一切違理情想。暫萌於心。**

這裡再細說功夫與學問的方法。「倘」之一字是假設，假設人欲之物，如果不能極力的格除。拿佛法來講，就是放下再放下，徹底的放下。這確實是很難，有人對錢財放得下，對名利放不下。有些人名放得下，利又放不下。換句話說，五欲六塵總有一兩樣放不下的。世間法放下了，出世法也要放下，『極力格除』，除到乾乾淨淨。

《楞嚴經》說「空如來藏、不空如來藏」。說得相當精闢。空、不空

如來藏，都是給我們講這個道理。為什麼要我們徹底放下，因清淨性中一法不立。要真正做到像禪宗六祖慧能大師所講的「本來無一物」。就是此處講的極力格除，格除得乾乾淨淨，心裡面一物不存，一法不立。這時真如本性裡的般若智慧、光明就現前了，本有真知就透出來了。真正的智慧是我們本有的，不是外面求來的。像明鏡一樣，明鏡的光明不是外面來的，是它自己本來有的。而鏡子上面的灰塵蓋得很厚，失去照的作用。只要把灰塵去掉，能照是鏡子本來的，並不是我們給它的。聰明智慧是本來具有的，心地愈清淨，智慧就愈高；心愈淨、愈定，智慧就愈大。這是一定的道理。

我們看一個人的心定不下來、淨不下來，心裡一團糟，這個人絕對沒有智慧。世出世間法是一樣的，辦大事的人，心常常是靜止不動的。什麼境界現前，他都能如如不動，這樣的人才智慧光明，才能把事情處理得恰到好處。如果事情一臨頭，心裡就慌亂了，這種人絕對成不了器。我們要開智慧，就要從定境中下手。所以我們要是不能夠極力格除物欲，本有的真知，沒辦法現前，亦難徹底顯現。換句話說，我們本具的般若智慧，我們有一分格致的功夫，智慧就透一分；有十分的功夫，就透十分的智慧。智慧的顯現，就以我們格致功夫的深淺而定。

『欲令真知顯現，當於日用云為，常起覺照』。這句話也就是教我們，平常用功的方法。『日用云為』就是日常生活，從早晨起床到晚上睡眠。就在日常生活當中，長期不斷覺照，就是使覺照的功夫不要間斷。為什麼呢？覺照的功夫一間斷，無明就起來，煩惱就現前。我們覺照的功夫提起來的時候，無明沒有了，煩惱也沒有了。煩惱好像霜露一樣，覺照就像太陽一樣；太陽一出來，霜露就溶化了，煙消雲散了。可見得這覺照的功夫，對我們是非常重要的。

『常起覺照』，重要是在「常」字；偶爾的覺照我們也有，就是不能保持「常」這個字。其實覺照的功夫，在我們現在的人來講，有五分鐘、十分鐘，就很不容易了。我們自己想想，在一天當中，有沒有五分鐘、十分鐘的覺照？恐怕從早到晚，一剎那也沒有。但我們聽經的時候，也許會

有一點，在認真聽講的時候，會有一點覺照的功夫。但是離開講堂以後就又忘掉了，功夫又提不起來。如果不常常聽經、看經的人，單單燒香拜佛，恐怕一生當中，難得有幾次覺照現前。失去覺照的現象，就是『違理情想』。「理」就是指前面的「誠」與「明」，「真心不二」之理。也就是《楞嚴》所講的「相妄性真」之理；《般若經》裡所講的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。違背這個理，一定是落到情識一端去了。情想起來了（「情」就是分別執著），這時候就是「識」作主了。理是「性」，情是「識」。換句話說，轉本性成阿賴耶識，成為情想。轉真如本性成阿賴耶識，就是「轉聖作狂」了。這是大大的顛倒。祖師在這裡教導我們，要在日常生活中，常常提起覺照功夫，『不使一切違理情想，暫萌於心』。不要常有違理情想，連暫時有這個現象，也不可以。可體會得古人常講：「不怕念起，只怕覺遲」的深意。「念」就是違理情想，我們不要怕，怕的是沒有覺照。只要有覺照，違理情想，立刻就煙消雲散了；常住真心就立刻又恢復光明。

「如此則庶乎。處暗室無虧。履平地若恐。對青天而懼。聞雷霆不驚。」這是尤註舉幾個例子，說我們心安理得。也就是在日常生活當中，提得起觀照的功夫，雖處暗室不做虧心事；因為我們的心地永遠是清淨光明的。

**常使其心。虛明洞徹。如鏡當臺。隨境映現。但照前境。不隨境轉。妍媸自彼。於我何干。來不豫計。去不留戀。**

這幾句話，對我們修行人作用太大了。我們為什麼被境界轉呢？所謂被別人牽著鼻子走，這是我們不會修。印光祖師在這裡，才傳授我們看家的本事，首先叫我們『常使其心，虛明洞徹』。心要虛、要明，「洞徹」兩個字是形容虛明的。心裡不能有一物，也就是不能有牽掛，不可以有執著。為什麼不可以有呢？因為真心裡本來沒有。凡是心裡有牽掛、有分別、有執著，都是妄心，不是真心，真心裡面沒有這些。我們要覺悟，心裡有牽掛，就要想到這錯了；妄心在用事，就要認識這是妄心，不是自己的真心。

『如鏡當臺』，心好像明鏡一樣。

『隨境映現』，隨著外面的境界，古人所講：「胡來胡現，漢來漢現。」古時候的外國人，我們稱作胡人，外國人走到鏡子的前面，鏡子就現一個外國人的影相。「漢」是我們中國人，中國人在鏡子面前，現的是中國人的影相。事實上鏡子裡，並沒有漢跟胡，鏡子裡面空空洞洞，什麼都沒有，它可以隨著境界而現象。雖隨著境界現象。

『但照前境，不隨境轉』。它只是照外面的境界，外面的境界並不能轉變它。因為它永遠如如不動、乾乾淨淨、一塵不染；心地裡頭，一物也沒有，無牽無掛。如果說看到鏡子的相，覺得這相不錯，把它畫上去，那就染上了，就為境界所轉了。

我們現在很可憐，隨著外面境界轉；眼見色，為色所轉；耳聞聲，為音聲所轉。一點都作不了主。古人把這樣的人比喻作老牛，牛被人用一根繩子穿在鼻子上，牽著走；叫牠到東就到東，到西就到西。我們現在，鼻子就被五欲六塵牽著走，我們想想看可不可憐！為什麼呢？就是我們自己的心作不了主宰，我們不知道，真心是不動的，是空寂的、湛然的、靈虛的。換句話說，我們自己不認識自己。禪家話頭裡面，有參「父母未生前的本來面目」，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，就是自己本人。我們不知道，沒找到本人。把假的當作真的，真的完全不知道在那裡，迷失了。外面境界相與我們有沒有干涉呢？沒有干涉，正如同明鏡現相一樣。

『妍媸自彼』，「妍」是美好，「媸」是醜陋。鏡子照的相，美也好、醜也好，與鏡子何干呢？並不相干。所以我們自己的心就是一面鏡子。神秀大師所講的：「身是菩提樹，心是明鏡台。」五祖也很讚歎。因為初學的人能夠這樣用功，也就不錯了。我們自己要常常想，我們這個心像明鏡一樣，照雖然照，一塵不染。好、醜、香、臭是外面的境界，我之心如鏡子實在不染，如如不動，我們初學能夠這樣用功就不錯了。雖然這不是第一義，也算是第二義，與第一義就相差不遠了。《楞嚴經》所謂的第二月，捏目所見的第二月，而不是水中的月影，所以把心比喻作明鏡台，是第二月，也就相當難得了。所以要知道外面的境界，五欲六塵的境界確確實實

與自己心性沒有關係。這個道理要是明白了，『來不豫計，去不留戀』，這有多自在，多自由。來的時候沒有歡喜心，也沒有期望我要等待著他；去了心裡也沒有煩惱，不留戀。就像明鏡照物一樣，來的時候，明鏡沒有歡喜；去的時候，也沒有煩惱。幾時我們六根對外面六塵境界，能做到這樣，我們在佛法裡面，基礎算是打好了，好像蓋大樓，地基已經打好了。六根接觸六塵境界的時候，如如不動，這是何等的重要。當然我們都想得到這樣的功夫，可是話說回來，這個功夫真正的修學起來，又談何容易。難與易，在於我們自己的誠心，如果我們誠心的去做，就不難；假如我們放縱的去，那就難了。我們不認真，馬馬虎虎的做，很難有績效。下文是祖師教給我們對治的方法：

**若或違理情想。稍有萌動。即當嚴以攻治。剿除令盡。**

我們六根接觸六塵境界的時候，心裡面稍稍動了妄想分別、貪瞋癡慢的念頭；只要一動這個念，馬上就要對治。這種念頭一動，就是病，在這一動念時，立刻就下針砭，要治療它是很容易辦得到。必須要想法子對付它，剿除令盡。比喻說：

**如與賊軍對敵。不但不使侵我封疆。尚須斬將奪旗。剿滅餘黨。其制軍之法。必須嚴以自治。**

這個比喻很好懂，把煩惱比喻為「賊」，這是佛經常用的比喻。六種根本煩惱，也稱之為六賊。因為它能賊害我們的真心本性，把我們真如本性裡的功德智慧，都障蓋住，而不能現前，所以把它比喻為賊。也有的地方，把六塵比喻為賊。六塵是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，若心執取，這些也能染污我們的真如本性。所以對待煩惱、對付五欲六塵，正如與賊軍對敵一樣。我們要是不能克服它，它就要戰勝我們；換句話說，不是它投降，便是我投降。我們要能夠戰勝了，我們就是聖人，就是佛菩薩；要是敗了，就是凡夫，還是在六道輪迴，永遠沒有出頭的日子。所以對付五欲六塵，要像作戰一樣，不但不能叫它侵犯我們的本性，而且要把它消滅得乾乾淨淨，這功德才能算圓滿，才能夠成就。『其制軍之法』，就是平素對自己

的訓練，自己訓練成一套看家的本事，來對付五欲六塵，對付無明煩惱。至於對治的本事，祖師給我們提出幾個原則，這幾個原則，非常的重要。

這一段文很重要，是修行理論的依據。祖師教我們破除妄念的方法，應當常使我們的心：『虛明洞徹，如鏡當臺』。許多祖師都是這樣教導我們，如果做不到，怎麼辦呢？印祖又教我們，應當在妄念剛剛動的時候，就要覺悟，才能把妄念止住。所以好比作戰一樣，不但我們要阻止敵人侵入我們的疆土，而且還要把敵人消滅乾淨。一般講，掃除賊寇，當然要靠兵力，而平素練兵，要『嚴以自治』，換句話說，一定要嚴格自治。

**毋怠毋荒。克己復禮。主敬存誠。其器仗須用顏子之四勿。曾子之三省。蘧伯玉之寡過知非。**

怎樣「嚴以自治」呢？在古人當中，舉三個具體的事例給我們看。我們要想道業上有成就，在德學上有所建樹，看看古人，是怎樣做的。首先教我們『毋怠毋荒』，「怠」是懈怠，「荒」是荒廢。這是求學修道很大的障礙。懈怠、荒廢必然不能成就，這兩點首先要戒除。可是這兩點確實很不容易戒除。十個人中恐怕就有五、六個人有懶惰的毛病。我們怎樣才能對治懶惰呢？（懈怠就是懶惰。）如何對治荒廢？

對治的方法，就是要從『克己復禮』做起，首先克服自己的毛病，就是前面所講的兩大毛病，懈怠與荒廢。

『主敬存誠』，這是老法師教誡學人，成敗關鍵的所在。就在一個「誠」一個「敬」。如果內有誠，外有敬，確實毛病就能克服了。真有這樣的志氣，有這樣的決心，再做不到呢？那就學古人。尤註說得好：「顏淵善用克己功夫。恪守非禮勿視。非禮勿聽。非禮勿言。非禮勿動之聖訓。」這是孔夫子教給他的，顏淵之所以能夠成就，就是得力於這四句話。他能夠守得住。「禮」是講節度，不能超過也不能不及，凡事都要合乎禮節。這四樁事情，在佛法裡面講，就是類似四威儀。此處特別注重視、聽、言、動都要合乎禮。在今日環境之下，相當麻煩，為什麼呢？現在大家不講禮，也沒有禮。換句話說，我們視、聽、言、動，沒有標準。

古書裡面，我們看《禮記》、《儀禮》，那是周朝的禮。在《二十五史》裡面，我們所讀的《禮樂誌》，是各朝各代的禮。現在我們民間，有一些婚喪的禮節，還守著滿清時代的禮法。講到守「禮」就相當難了。現在政府公布的國民生活須知，就是現代的禮，我們要遵守。但是所訂的可以說是綱領，不夠週詳。學佛之後，佛門裡面有禮節，有生活的標準，就是「戒律儀規」。在家有在家的律儀，出家有出家的律儀，那是釋迦牟尼佛，給我們訂的禮。我們視聽言動都應該遵守這個禮，因為律儀之禮是凡聖的區別，我們要想超凡入聖，就應當要學習，比世間的禮更為詳細，更為週密。我們讀《了凡四訓》，就能找到最好的標準，不學佛的人，要找到禮的標準，在現代社會恐怕就不太容易了。

『曾子之三省』，《論語》裡面就有記載。曾子也是孔夫子的學生。尤註：「每日以為謀不忠。交友不信。傳授不習。三者密密在身心上勘驗去。」

曾子每天反省三件事：第一、別人拜託我們辦的事情，我是不是盡心盡力的做到了。「忠」就是忠實，盡心盡力的做到。也許有人會說，今天沒人託我辦事，如果這樣說那就錯會意思了。比如說，你是一個公務員，長官交代你辦的事情，就是別人託我辦事；要是經商，或是做一個店員，你是不是在自己的崗位上盡忠職守，把事情做好呢？

縱然是出家人，也不例外。在寺院裡，常住有職事，做當家，或者做知客。今天是不是把自己的職務，盡心盡力做到圓滿了，都屬於這一條。

第二、交友不信。你對待朋友，有沒有守信；換句話說，有沒有信用。

第三、傳授不習。「習」是講溫習，複習。老師教你的，你有沒有溫習，有沒有照著做。「習」有溫習、實習的意思。曾子也是了不起的人，他的成就是靠每天以這三樁事情來反省，來檢點自己。

『蘧伯玉之寡過知非』。蘧伯玉是衛國的大夫，春秋時候的人，「名瑗字伯玉。年二十，已始行返省功夫」。這就很難得了，二十歲就覺悟了，就不迷了，天天反省，天天檢討，每一天都是這個樣子。「逐日如是，日

日自檢」。天天反省，天天檢點。「無日不發現前日之非。」他才曉得每天都有做錯事情。事情不怕做錯，怕的是不知道，知道就能改，改過自新。「日復一日年復一年，改過遷善，常見前非，至五十歲時，猶追咎四十九年之非」。人家的功夫就做得貫徹到底，不是做一天兩天、一年兩年。只要活一天，這種「克己復禮」的功夫，就要做一天。這是祖師舉出來的三個人，這三個人，也正是袁了凡先生，自己取法的榜樣。祖師在序文裡提出來，也教導我們學習。

**加以戰戰兢兢。如臨深淵。如履薄冰。與之相對。則軍威遠振。賊黨寒心。懼懼滅種之極戮。冀沾安撫之洪恩。從茲相率投降。歸順至化。盡革先心。聿修厥德。**

這還是從比喻上來說。『戰戰兢兢，如臨深淵、如履薄冰』，這兩句形容戒慎恐懼的樣子。中國大陸，黃河流域一帶，冬天都結冰，人可以從冰層上走過去。如果冰結得很薄，走的時候，就步步要小心了，一不小心就會沉下去，比掉在水裡還危險。水裡面還可以游得出來，掉在冰層裡面，那是游都游不出來，所以要小心謹慎，這是在薄冰上走。深淵是像蘇花公路，看那萬丈懸崖，人走在那裡得小心謹慎，絲毫不敢大意。以此形容，修心、養性、求學，都應該要有這樣的態度。以這個態度，與妄想雜念來相對，好像你自己練精兵，與敵人相對一樣。

『軍威遠振，賊黨寒心』，這都是從前面比喻裡面說的，只要你自己能「主敬存誠」，能做到「克己復禮」，一切的邪思自然都不能侵入。好比賊兵，看到對方有這樣好的訓練，這樣好的士氣，不必打他就投降了。從此以後就洗心革面。邪念與正思惟，從體上講是一個，並沒有兩樣。「體」是一個，「相」不同。體是什麼呢？在《楞嚴經》裡面講是如來藏性，隨緣現相。此地講：『盡革先心，聿修厥德』。這是指人人本具的明德，明德就是《楞嚴》裡面講的如來藏性。只要我們有修德，性德就能現前，這樣才能轉凡為聖，正如同：

**將不出戶。兵不血刃。舉寇仇皆為赤子。即叛逆悉作良民。**

「賊寇」譬喻七情五欲種種的妄念。「赤子」譬喻真心、明德，如來藏性。可見得我們只要有修德，煩惱就變成了菩提，「煩惱即菩提，生死即涅槃」。這要有修德，才能真的明瞭。覺悟時煩惱原來就是菩提，生死就是涅槃。這個比喻好懂，賊寇投降了，洗心革面，原來他就是良民、就是好的老百姓，這個道理在大乘經論裡面講得很多，在這裡我們就不必詳細的說明了。

**上行下效。率土清寧。不動干戈。坐致太平矣。**

『上行下效』還是從比喻上說，什麼叫上行呢？上行是從根本上修，就是修心。在大乘經論裡面講的三如來藏，就是此處講的上行。從心地上下手，而不是在枝枝葉葉上著手。心正了，行就正了，心裡面沒有邪念。諸位想一想，顏子的「四勿」，當然就做得圓圓滿滿。如果心不正，勉強的去做，向枝葉上尋求，功夫還是不得力，所以會修行的人從心地上下手。

『率土清寧』，「率土」是指心地。就是比喻心地清淨，罪障就消除了。罪業要想消除，實不容易。我們造作罪業不是一生一世，無始劫以來，生生世世都在造罪業。固然我們常常講懺除業障，能懺除得了嗎？幾個人懺除了？為什麼懺除不了？因為都是在枝葉上用功夫；好比鋤草，把上面剪乾淨了，根沒有挖掉。過兩天又長出來了，這就是永遠沒有辦法懺除得盡的道理。在家禮佛、念佛、拜懺，自己一個人的力量不夠，再去請幾位法師，拜幾天《梁皇懺》，罪業就懺掉了嗎？好比草長得快，找個人來修剪修剪，沒有除根。除根的懺法，別人幫不上忙；不但別的法師，就是佛菩薩來了也幫不上忙。那怎麼辦呢？要自己去做。幾時心清淨了，無始劫來的業障，都消除了。所謂是「罪業如霜露，慧日能消除」。無始劫來的罪業，好比霜、好比露水一樣，心清智現時霜露就消除了。

如果我們心地不清淨，業障就沒有法子消除乾淨，這是一定的道理。我們的心地沒有達到究竟清淨，但是我們向清淨的路上走。心地清淨一分，就消除一分的業障；清淨兩分，就消除兩分的業障。不是沒有效果！到了究竟圓滿的清淨，那就成佛了；無始劫以來的業障全都消除了，這叫

做真正的修行。我們會不會呢？要是不會，下面祖師再舉聖人用功的方法，來教我們。

如上所說。則由格物而致知。由致知而克明明德。誠明一致。即凡成聖矣。

這是孔子的話，實在講與佛陀教我們沒有兩樣。這幾句話，我們要好好記住的，從那裡做起。從「格物」做起，從「致知」做起。「格物致知」，小註裡面說：「因攻治罪過而覺照。」這就是格物致知。「物」是指物欲，拿現在的話來講，就是指物質的誘惑。「格」是拒絕的意思。格就是你要有能力拒絕物質上的誘惑。由此可知，五欲六塵包括在「物」字裡面。五欲六塵誘惑我們六根，我們六根跟它格鬥，要能夠抗拒它，不為它所動，不為它所誘，這就叫做「格物」。我們想想，我們六根要被六塵所動搖，那裡還有智慧；沒有智慧，就迷惑了。要是有智慧，就不會被物欲所動搖，所以格物之後，才能致知。正知正見才能現前。這一個知就是智慧，本性裡面的智慧，而不是世間的聰明才智。為什麼不是世間的聰明才智？因為這是從格物裡得來的。世間聰明才智，沒有格物的功夫，可見得這個「知」，即是佛法裡面講的覺照。就是這個功夫，『由致知而克明明德』，尤註說：「因覺照而回復本具真心。照耀天地之本能。」

這就是我們的明德。在佛法裡面講恢復了本性，禪家所說的明心見性。我們要知道，明心見性，孔夫子也做得到。為什麼他能做到？功夫路子正確！由格物而致知，由致知而誠意，由誠意而正心，所以才能明心見性，而後發揮全體大用。大用就是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。孔夫子所教誡的，就是菩薩道！後世人不如孔子，為什麼不如？不懂得格物兩個字怎麼講法。你看後來的大儒，將格物看作研究物質的道理，研究物理，變成現在的物質科學。完全用分別心、執著心、妄想心，去研究。觀察外面的境界，物象，那怎麼能見性呢？怎麼能得到真智慧呢？換句話說，怎麼能得到聖人的智慧？可見一個字錯解了，根本一錯，後面完全都錯了。那麼，格正物欲，古大德司馬光就是這個說法。他是宋朝的宰相，也是學佛受了菩薩戒的在家大居士，他的講法與佛法的講法沒有兩樣。

『誠、明一致』，祖師在這一篇文章序文裡面，一開頭的兩句話，「聖賢之道唯誠與明」，就把這兩個字標出來了，誠、明要一致，這就成聖了。「誠」是定、是體；「明」是慧、是用。誠、明一致，就是定、慧等用，也就是體、用不二，這才能證入。佛法裡面講證、講入，《華嚴經入法界品》說的不二就叫入。誠就是明、明就是誠，誠明不二。誠是體，明是作用。我們應當從那裡修起，要從「誠」字修起，誠了就會放光明。若要從「明」上修起，就不容易，相當之難。明瞭這個道理，可見得千經萬論，無量的法門都是叫我們修定，修定就是叫我們學誠。

前清曾國藩先生解釋「誠」字，他的定義是心裡面沒有一念的時候叫做「誠」。動了一念就不誠了。心裡面一念不生，這是定。在佛法裡講叫做「三昧」現前。可見得儒家並不是不懂，他懂這個道理。可是現代人對這個字的真正意義，還有許多人不知道。說到「誠明」，都覺得我很誠心，以為自己心很誠；以為自己很明，看東西，大概不會看錯。一天到晚胡思亂想，他還以為很誠了，這就是不知道自己的過失。沒有顏回的反省功夫，沒有曾子、蘧伯玉每天檢點自己的功夫，自己有了過失還不知道，所以沒有成就。如果曉得自己的過失，天天改進自己的過失，幾時得到定、慧等用，誠、明一致的時候，我們就不知不覺轉凡成聖，證得聖果了。

**其或根器陋劣。未能收效。當效趙閱道。日之所為。夜必焚香告帝。不敢告者。即不敢為。**

再舉一例，怕我們後學，根基陋劣，「夙障深重之鈍根眾生」。這是過去世造的罪業太多，障礙太重，這一類的眾生，不容易入道。那怎麼辦呢？還是要自己努力認真去做。再舉出一位前賢，來做榜樣，叫我們學他。這個人是宋朝時候的人，他姓趙名抃，閱道是他的號。

他的官階做到御史，要以現在的政治體制來說，相當於監察委員。「彈劾不避權倖。時稱鐵面御史。游宦成都。以一琴一鶴自隨。為政簡易。合郡晏然。以太子少保致仕」。「致仕」就是現在說的退休。退休的時候他的官階是太子少保，太子少保就是太子的老師。「卒謚清獻」。清獻是謚

號。我們中國古人所謂蓋棺論定，死了以後棺材板蓋下去，皇帝給他一個評語，這個評語是代表他的一生的。他這個謚號很好，「清獻」就是一生清高。他一生，「為人長厚。存養功深。日間所為事。每夜必衣冠露香。以告於天。」

這是他了不起的所在，也是鐵面御史他能得到的道理。這個人不做虧心事，每天白天做的事情，到晚上，就穿著做官所穿的衣袍帽子，慎重焚香禱告上帝 - 報告自己今天白天做了些什麼事情，每天都是如此；我們想一想他要是做了壞事，他就不敢禱告了，天天如此，天天不敢做壞事。

「晚年學道有得。臨終與後人訣別。神致不亂。安坐而歿。有趙清獻集刊行於世。」他的文章流傳到後世，《趙清獻集》收在《四庫全書》的集部。這是祖師提舉他給我們做一個好榜樣，叫我們學他。

『日之所為，夜必焚香告帝』。他是焚香禱告上帝。我們做早晚課，是不是也將一天所作所為，在佛菩薩面前禱告迴向呢？我們今天做了些什麼事情，不敢告者就不敢為。這一個辦法，對一個業障深重的人，很有效。可見得我們過去世的業障深重也不怕，怕的是自己不肯發奮，不肯立志。真正肯發奮立志，佛慈三根普被、利鈍全收。不管什麼樣根性的人，即使業障再重的，所謂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」。那有做不到的事情。成佛作祖，不是求人幫忙，這是問自己。上面講的這三重對治方法，上根當然容易，中下根性，乃至於業障深重的人，也有辦法。這一段，可以說把改過自新、超凡入聖的事理都說了一個大概了。

袁了凡諸惡莫作。眾善奉行。命自我立。福自我求。俾造物不能獨擅其權。受持功過格。

袁了凡先生的《四訓》裡，最重要的是當中的兩篇，這是我們要注意的。立命一篇只是個引子而已，好像我們一般經書裡面所講的序分。而改過、積善，是屬於正宗分。末後謙德這一篇，等於是流通分。這三分最重要的是當中兩篇，當中兩篇就是說的佛法所講：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」。是《四訓》宗旨所在，真能做到，命確確實實是自己建立的，大家好好的

去學，古人有說真正發心三個月見效。

我們要扭轉自己命運，改造自己的體質，換句話說，快的三個月，就能辦到。再慢就是講業障深重，三年一定見效，可見得不難。我們願不願意改造自己的命運？這一種效果，說老實話，比佛講的一切經典，還有效。而這一部《四訓》，所謂的理論與方法，給諸位同修說，完全是依據佛經說的。看起來雖然不是經論，但是我們可以把它當做經論看。這也是印光大師，他老人家在世的時候，大力流通的道理。

『福自我求』，那一個人不想求福呢？求得到求不到呢？答案是求得到。如果懂理論，懂方法，如理如法自求多福。若不明道理，不懂方法，誤以為初一、十五到廟裡面去拜拜，燒幾枝香，供養幾根香蕉，福就來了，那有這種道理。做了惡事還敢求福，昧著良心做惡，得來的財富，得了一百萬，拿一萬來供佛修福，以為這樣就修了很多福報了。老實說昧著良心得一百萬，即使一百萬都做了福，也抵不過罪業，我們要明瞭這個道理。真正的福報是什麼？「心地清淨」就是最大的福報，這是福德的根基。心地不清淨，做一天的善事，縱然有福也是「有漏福報」，有漏的福報還是業障，可見心地清淨，是多麼重要！所以祖師一開口就提出「誠明」，你看看多要緊。

「誠明」是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的基礎。如果沒有前面誠與明兩個字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，則是世間有漏福報。縱然是做，所得到的很有限，我們想一想，序文開端兩句，用意就很深了。這兩句話就是佛教大意裡的：「自淨其意」。千經萬論，十方諸佛菩薩教化眾生，總綱領就是這三句話：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，自淨其意」。心地要清淨，要做到一塵不染，要做到如如不動。才能談得上光明磊落。而後斷惡修善，這才是成佛作祖的根基。

仔細看看序文，看看袁了凡居士的修持，與趙閱道的辦法相類似。趙閱道是將一天所做所為，焚香報告上帝；袁了凡將一天所為，無論做的善事惡事，都把它記在功過格上。了凡一生就是做這個功夫，以此來檢點自

己身心，改造自己的命運。讀了立命一篇文章，我們就可以看到袁了凡是一個業障深重的凡夫。他能改造，我們為什麼不能改造。我們當然能改造，而且要比他更殊勝。我們這一生的成就，應當要超過他才對。因為我們的機緣比他好。這是說他『受持功過格』。

「受持」，依法受持也，「受」是接受，「持」就是依教奉行、保持不失掉的意思，這才是「受持」。現在有許多人把這兩個字錯解了，比如說，有人受持《金剛經》，誤以為只要每天早晚唸一遍，就是受持《金剛經》。如果我們要受持《了凡四訓》，打開書本，把《了凡四訓》念一遍，而一天的所作所為與《四訓》的道理全不相干，這就錯了，既沒有受，也沒有持。

千萬不要說早晨把《金剛經》在佛菩薩面前念一遍，我今天交了差。這是自己騙自己。受持《金剛經》，最低限度，要認真去破四相，照《金剛經》的道理方法來修行，在日常生活當中運用這個道理方法時時起觀照，於一切境緣中，學習不住相布施，這才叫受持。天天不斷，年年不斷，這是持的意思。希望我們自己，大經大論有機緣要多聽，阿賴耶識裡面多落一些善根種子。依教奉行實在不容易。我們應該從受持《了凡四訓》做起，這個比較不難，「受持」兩個字是真正做到的意思，真正做到就有效果了。所以說快則三個月，命運就能改變。業障深重的，三年一定見效，「受持」才能見效。

尤註云：「功過格一書。規定一切善惡行為。應得功過數量。」須有能力辨別善惡，大的善事，功就多，幾十功、百功；小的善事，一功、二功，自己記。大的惡事有百過、十過；小的惡事一過、兩過。天天自己要記。要有恒心，不要記三兩天，把功過格一丟，算了！太麻煩了。那就不能成功。了凡居士有耐心，天天記。讀後面《四訓》就明白了，不但他自己記，他的夫人也是如此。她不識字，用鵝毛管點朱砂，功點紅的，過點黑的，她用這個辦法去記，我們想想看，不識字的人，她也能修，也能改造命運。

「先賢如周濂溪。朱晦菴。邵堯夫及韓魏公。蘇文忠公俱受持此格。信受奉行。」這幾位都是過去的大儒，韓魏公是韓琦 - 宋朝的宰相，蘇文忠公蘇東坡，這些人都是這樣來受持功過格，是我們要認真學習的。我們現在要真正發心來受持的話，可以參考幾種過去的功過格，像蓮池大師的《自知錄》、《感應篇》。《德育古鑑》等書以為依據，著重他的精神，配合現代的潮流，自己可以修定一冊適合自己用功的功過格來受持。不能完全依照古代的格式內容，那會增加許多無謂的煩惱，反而不好了，這是我們必須注意到的。因為現代生活意識和古代不同。

### 凡舉心動念。及所言所行。善惡纖悉皆記。

只要起心動念，隨時隨地都要記載。『所言所行』，「言」是言語。言語有善有惡，功過格裡記得詳細。而《戒經》裡只說綱領，不妄語是善，妄語是過。十善裡將妄語分開為不妄語，不惡口，不兩舌，不綺語四條，這是善。反過來就是惡。但是都沒有功過格上記得詳細。這是教我們要依照功過格來修行，目標很明顯，希望善日增，而惡日減。自己記載自己知道，是不是善功天天增加，過惡天天減少呢？如果是這樣，就有進步，就值得歡喜了。假如我們的善天天少，過天天增加，那就不是福了，倒過來就是災難不遠了，《太上感應篇》說得好，太上曰：「禍福無門，唯人自召。」是福是禍都是我們做出來的。福是我們自己修的，禍也是我們自己召的，自己召的是惡，怎麼可以怨天尤人呢？一有怨天尤人的念頭又是過。唯恐自己過太少，還得大量的去增加，那裡能得到福報現前呢？所以這個目標非常明顯。

### 以期善日增而惡日減。

這兩句話我們要是聽到不甚歡喜的話，再把他改兩個字，我們警覺性就提高了。「福日增，而災日減」，這就歡喜。福報天天增加災難天天減少，當然歡喜。我們要曉得，禍與福是從果上講，善與惡是從因上講的。佛說的話，真的一點都不錯，眾生畏「果」，他不怕「因」。善、惡無關痛癢，不要緊，沒關係。要講到禍福了，不得了，這個事情大了。菩薩比

我們凡夫聰明，菩薩畏「因」，那怕是一點點的小善事小惡行，都戰戰兢兢非常謹慎的斷惡修善，要曉得，善的果就是福，惡的果就是禍害、災難。這是勸我們學袁了凡，依照功過格，來信受奉行，像這樣才真正叫學《了凡四訓》。

**初則善惡參雜。久則唯善無惡。故能轉無福為有福。轉不壽為長壽。轉無子孫為多子孫。現生優入聖賢之域。報盡高登極樂之鄉。**

這是說袁了凡依照功過格修持，他一生的感應事實。最初修行的情形，是『善惡參雜』，了凡修的是這樣，我們去修也是這樣，所以不要怕。最初修的一定是善、惡參雜，我們每天記下來的，有善有惡，混雜在一起。慢慢的善多惡少，幾時做到『唯善無惡』- 功過格一打開都是善沒有過惡，只要做到這一天，命運就轉變了。

換句話說，三個月做到，三個月就轉變，三年做到，三年就轉變了。怎麼轉法呢？我們那一天功過格一打開，只有善沒有過了，從那一天開始，命就轉過來了，袁了凡就是這樣改造命運的，了凡沒有福，福報很薄，可是『轉無福為有福』。

了凡轉壽命，孔先生給他算，說他的壽命只有五十三歲，結果他活到七十多歲。壽命操縱在自己手上，『轉不壽為長壽』，他也做到。他命裡沒有兒子，後來有兩個非常好的兒子，『轉無子孫為多子孫』，他都做到了。我們讀《四訓》，可以看到真是有求必應。那麼我們現在有求為什麼求不應？要是打開自己的功過格一看，每天還有那麼多的黑點，怎能求得感應呢？不可能感應。幾時到沒有黑點了、沒有過失了，我們看看有沒有感應。那個時候，我們才真正的相信，佛在經上講的話：「佛氏門中有求必應」，『現生優入聖賢之域』，現在我們這個身體，還沒有捨報的時候就可以做聖賢了，聖賢是指世間的聖人、賢人。報盡捨報之後，當生極樂之鄉，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上品上生。

註云：「吾人現生無論貧富貴賤。智愚榮辱等等。無非夙業所驅。緣熟來報盡便休。人身難得易失。若不急趁命光未遷謝時。勤修善業以自救

拔。倘一墮落設欲再得人身。不知經歷幾何年月矣。如之何不懼。」

我們現在生在這個世間，富貴也好貧賤也好，無論是愚，或是聰明才智，世出世間那些大覺的人告訴我們，這一切的一切，都是過去世修得的，是夙業所召的。

由這裡我們看得很清楚，人生並不是一世就完了，我們總要記住一世的光陰，非常的短促，真正是數十寒暑彈指就過去了。四十歲以上的人，對於這個體驗，都相當的深刻。讀到祖師的教訓，當然比年輕人的感受要來得深，這就是有了幾十年親身的經歷，尤其在這一本書裡面，告訴我們「一飲一啄，莫非前定」，這是我們要學、要記住的。明瞭這個事實真相，在日常生活當中就要記住，我們要修福、要培福、要惜福，這福報才享之不盡。好比我們耕種，今天有收成了，還要繼續準備明年的種子；如果不懂得修福，不懂得培福，也不知道惜福，縱然用盡心機，所得到的一切享受，還是屬於宿世的福報。

譬如說我是個出家人，想出種種的花樣，來引誘大家來供養我，俗話常說：「和尚不作怪，居士不來拜。」來拜什麼，把你們的錢財送來給我，這是偷盜的行為。這樣得來的錢，諸位要曉得還是命中註定的，命中本來就有的。命裡沒有，作怪的和尚很多，居士還是不去拜。可見得來拜，來供養的，還是命中註定的，絕對沒有無因之果。

這個福報，等於說你不用這個手法，機緣慢慢的成熟，慢慢的受用；用了這些手段，只是使機緣提前成熟，只不過是做增上緣而已，但是福報享盡就沒有了。

這好比在公司裡面服務，借支薪水。你要不借支呢？按月給你，月底一到公司就發給你，你的生活很穩定。我今天想個理由借錢，把一年的薪水都借過來，花得很自在，幾個月花光了，但是後幾個月就要受貧窮之累了。所以這些道理明白之後，我們敢不敢再作怪呢？敢不敢再想花樣呢？所以想盡了花樣得來的，還是命中有的那一份，這要明瞭。

我們不但不借支、不透支，更要常常積蓄。怎麼積蓄？就是要改過修

善，積功累德，這叫做積蓄。若能離一切相，修一切善，則有求必應了，這幾句話是《了凡四訓》最重要的效用。教我們初學的時候，大家都一樣，了凡居士也不例外。初學的時候很難，善惡參雜。初學的方法，還是用功過格。對於業障輕的人，他可以不必要，因為他每天起的惡念少，善念多。對於業障重的人，每天起的善念少，惡念多，功過格就很重要了，對我們有很大的幫助。功過格一打開，看我今天起多少個惡念，起多少善念，做多少惡事，做多少善事。一日之中善多，還是惡多，天天比較，月月比較。果然大家要這樣認真去做，我想三年之後，就可以做到唯善無惡。心裡面不起念則已，一起念就是善，不會再有惡念。到這個時候，就是佛法裡面所講的，有求必應。

本來福薄，現在福報現前了。福報從那裡來呢？因就是行善。善有善果惡有惡報，善惡報應絲毫不爽。你要以為沒有報應，那就大大的錯了，決定是有報應的。也許有人會問，我起心動念都是善，為什麼我的報應不好呢？那自己就要明瞭，應是過去世的罪障太重了，現在幸虧是修善，要是不修善恐怕連人身也保不住。眼前受這一點小苦，正是消過去世的重罪，佛經裡常講重罪輕報。所以對於因果報應的道理，要深深的相信，不可以有疑惑。我們讀過《四十華嚴》，裡面所講的十種惡人，就是教導我們自己檢點。換句話說，首先我們要明瞭，什麼叫善、什麼叫惡，萬萬不要把惡事當做善，把善事當做惡，那虧就吃大了。自己造罪業，還以為自己在行善、積功累德，那就太冤枉了。

所以世出世間的學問，無非是叫我們辨別善惡、辨別是非、辨別真妄、辨別邪正，這才叫有學問。所以真有學問的人，他才能轉無福為有福，轉夭壽為長壽，不壽就是短命。這幾樁，都是應在袁了凡自己身上。了凡沒有福報，壽也沒有，命裡沒有兒女，這些他都轉過來了。這是說的世間法。我們不能輕視世間法，為什麼呢？假使世間法裡我們要求都求不到，還有障礙轉不過來，出世間法就沒有指望了。因為出世法的善根福德，要比世間法的善根福德高得多了。我們自己修的善根福德，連世間法的水準都夠不上，那麼出世間就不必講了。

因此《了凡四訓》一書，我們要認真的去修，將來的效果，自然更殊勝了。現在照這樣修，現在就是聖賢。完全照這樣去做，即是世間的聖賢。要用佛法的修持，就是出世間的聖人，所以說『現生優入聖賢之域』也。

『報盡』是說我們這一生的壽命，這一期的業報盡了的時候，你要發願往生西方極樂世界。你也可以上品上生，你修淨土才能得力，才能用得上功。小註裡面所講的警惕話，我們自己要認識、要明白，佛給我們講的，我們人生在世，為的是什麼，是酬過去的業，「人生酬業」。換句話說人生就是來受果報的。過去世造的善多，這一世就享福，過去世造的惡業多，這一生就要受苦報。怎能怨天尤人呢！

俗話講要認命，我們命該如此。如果單單講認命，這是很消極的。雖然消極，給諸位說真能認命，他不造業，比那些不肯認命，在跟命運掙扎，再造無量罪業的人還是要殊勝得多。佛法不是消極的，而是教我們如何來改造命運。指示我們改造命運正確的理論與方法。我們看《了凡四訓》多麼積極，袁了凡先生舉心動念所作所為，積極的在改造命運，這一點我們要懂得效法。

人身難得而易失。佛經裡有個比喻，說似須彌穿針。這是講機緣的不容易，須彌山很高，從須彌山頂放一條線，在山下放一根繡花針，那個線下來剛剛好就穿進針孔。諸位想想看，就是放一百條線，有沒有一條能穿得進去！不要說須彌山，就說我們講堂在三樓若從窗口上垂一條線，底下叫一個人拿一根針，來穿穿看，能不能穿進去一條。佛告訴我們，人身失掉了，再要得人身，就像那須彌山上穿線，剛剛好穿進了，給諸位說，那不是僥倖。經上給我們說得非常清楚，在這一一生中，五戒不缺，來世才能得人身。五戒，單單講不殺生、不偷盜、不邪淫、不妄語、不飲酒，這些戒條聽起來很容易懂，實際上不容易，這個裡面有微細的行相，有「開、遮、持、犯」。如果不明瞭，怎麼能守呢？怎麼能持戒呢？所以稱為戒學，要好好的去學習。

不殺生裡面包括些什麼，應當怎麼做法。不偷盜裡包括些什麼，不是說

我沒有當小偷。上面所講的，凡是用欺騙手段得來的，如耍花樣，使人家來供養的，都是偷盜行為。這些微細相真正是難持。我們也常常見到，譬如在普通信封裡面，寄一張鈔票，若沒有掛號，這也是偷盜，偷郵政局的郵資。機關團體公司裡用的信紙信封是公事用的，我們私人拿來寫信用，也是偷盜。天天在幹偷盜，還以為我持不偷盜戒很清淨。談何容易！

換句話說，凡是有意無意侵佔到別人的財物，就是偷盜行為，就犯了偷盜的戒。像戒律這些細相，我們不知道，犯了還不曉得。所以持戒不是簡單的事情，五戒要能條條不缺，能達到六十分以上，來生才能得人身。五戒怎麼修呢？依功過格去做，就是教我們受持五戒，不照功過格修，五戒怎樣持好。從前的功過格，有三、四百條之多。太繁瑣了，也不容易受持。古大德再把它歸納，把它簡化，大概也有一百多條，我們能照這個修學就很好了。小註裡面是砥勵自己、警惕自己。要知道人身難得，得來實在不容易，既然得到了，就要好好的修行，不要把這一生空過了。所以趁著現在身體康強的時候，要努力求一條自新自救的道路。如果這一生，沒有修成功，人身就失掉了，那就不曉得要到那一生那一劫，再能得到人身。所以我們學佛要從根本上修，如有時間，大乘經典也要抽一些時間來看看。為什麼呢？可以破除我們的疑惑，增長我們的信心。

在理論上，大經大論講得透徹，像《華嚴》、《法華》、《楞嚴》、《涅槃》，這一些大經，有機會要涉獵涉獵。至於修行還是要從《了凡四訓》下手。為什麼我們要多看大經、多聽大經呢？是為增長學問，才不至於得少為足。尤其是《華嚴經》，此經所講，世出世間法沒有兩樣。世出世間法展現在一個團體裡，團體的領導人，就很重要了，在經裡面甘露火王這一章，講得很明白。做一個國王，全國的老百姓，他們所做的善與惡，國王要負很重的責任。全國老百姓都行善業，善業的功德是歸於國王的領導有方，所以國王只是善業的果報，福報之大不可思議。他自己為眾人之君親師，大眾皆依教奉行。但是他如果教導無方，老百姓要是做罪惡，他的罪重就比大海還要深，這是講一位國王領導國家。

我們現在把範圍縮小。比如說一個家庭，你是一家之長。一家所造的善與惡，你也是負擔很重的責任。一家人都行善，你一家人大大小小所行的善業，善業是屬於家長。如果一家造惡，換句話說，家長也要負一切罪業的責任，是一樣的道理。或者做一個住持，沒有做壞事。如果這個寺院的清眾信徒造罪業，所做的罪過住持必須承擔，因為沒有盡到領導的職責。

我們讀經要知道舉一反三，不要看到這裡，認為那是國王才有的，別人就沒有了。那是我們不會看，不會聽。佛菩薩將這些道理，將這些事相一條一條說得那麼清楚，是要我們覺悟。可見得我們自己要修善，我們要勸勉一切人修善，做一個領導人實在不容易。現在大家都搶著做老大、做領導人，能不能叫手下都行善業呢？如果不能，等於是自己叫大家快幫我一點忙，加重我一點罪過，叫我趕快墮地獄，只是這個事實而已。所以居領導地位相當的困難，自己不做惡業也不免作惡業。

像這些道理、事實，佛菩薩在經論裡，說得很清楚。所以在家裡，你若是一家之長，對於家庭，就負有教化的責任，這是講教育。所謂教育就是教人改過修善，就是教人成聖成賢，這才是教育。至於在社會上謀生的技能，那是教育裡的枝葉，而不是根本。教育的根本是在德行上，是在道德上。教我們明白人與人的關係，人與天地大自然的關係。換句話說《了凡四訓》是教給我們真正的教育、根本的教育。這是我們應該要記住的。

尤註說：「不為命數所拘。不為夙業所縛。永謝沉淪苦趣。安住寂光聖境。非大修行人大解脫人。烏能致此。到此地位。一切世福無與倫比。稱之曰極樂豈夸辭哉。」

袁了凡在一生修持當中，善業的力量超過了他的夙業。所以他的果報當生就轉過來了，就不為命數所拘了。我們世間人看相算命，如果說你的命相，被人家看得很準，不要歡喜。某人看得很準，就是自己毫無改變的能力，你還被命運所轉。自己轉不了命運，所以才被人看得那麼準。袁了凡被孔先生算得很準，遇到雲谷禪師給他說：你是博地凡夫，被業力牽著走，你沒有能力超出業力的圈子，這就叫凡夫。

真正是大丈夫，是有為之人，必須要跳出命運的拘束。怎麼樣跳出呢？努力修善，才能超越。善業修到成熟，再要加上淨業，不但命運體質超出了宿命，三界六道輪迴也可以超越。這篇文的小註是尤惜陰居士註的。他是印光大師的歸依弟子。有了他的註解，使我們更容易明白大師的教誨。

「安住寂光聖境」，這是講西方極樂世界，四土裡的常寂光淨土。這已經到了頂點了。要不是大修行人、大解脫人達不到這個境界。我們平常講念佛，得到理一心不亂，就到了這個境界。一切世間的福報，天上的福報，二乘羅漢辟支佛的福報都不能跟他相比。這絕不是誇大的話，所以西方稱之為極樂世界。

### 行為世則。言為世法。

你自己真正做到了這一步，你的行為就是世間人的模範，世間人的榜樣。「則」是當做法則的意思。你的言語就是世間人的教訓。人人願意效法，願意尊崇。

尤註說：「此大聖賢言行。自尋常人觀之。方以為高不可攀。自法門中了義言之。如是苦心力行積德累功。尚屬初級功夫。」

到了後來，我們看了凡先生一生的言行，在佛法裡面，尤其是大乘佛法，確實是初級。我們想一想，了凡先生的一生所做，是佛門裡的初級功夫。有初級才有中級，有中級才有高級。我們現在一心祈求的是無上菩提。但是初級的功夫還沒有。天天還打妄想，想成無上菩提，那怎麼不落空呢？怎麼會有成就呢？反過來說，所成就的都是一些惡業惡習氣，到後來就不學佛了。從前有些老法師告訴我，寺廟裡有一些初出家的小和尚、小比丘尼，住持不讓他們讀佛學院。我們一般在家同修，覺得寺廟的住持很跋扈，念佛學院是好事情，為什麼不讓他們去？其實我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。

他沒有念佛學院時，老老實實還能替常住做一點事情，還能修一點癡福。念了佛學院，三年畢業了，成了有學問的法師。回到廟裡，這看不順眼，那也看不順眼。常住的師父指揮不動，眼睛裡沒有師父。認為師父沒有念過佛學院，不如我，貢高我慢。這就是不念佛學院，還是個老實人，

念了之後，學成貢高我慢的習氣。善的、好的沒有學會。造惡業的增上緣，倒學會了不少。三年佛學院念出來，弘法利生，講經說法的很是稀少。

諸位要曉得，真正的學問增長，品德也自然增長；換句話說愈學愈謙虛。你看孔夫子，對人多謙虛？對小孩子都很恭敬。你看釋迦牟尼佛，多謙虛，在路上看見那些貧苦的人、貧賤之人，停下來也跟他們打個招呼，問他好。那有貢高我慢的聖賢？如果一學出來之後，瞧不起師父，瞧不起父母。這個叫背師叛道。背師叛道的罪業，就是地獄的罪業。其實師父不讓徒弟去念佛學院，就是不讓你入地獄，這不是沒有道理的。

世間法也一樣，我也曾見過，當然這不是多數，這是少數。但是世風日下，恐怕將來慢慢會變成多數。有兒女大學畢業了，母親只念小學，父親也只念初中。他的學問大了，回家連父母也瞧不起了。父母好不容易培養他學業完成。若不培養，在家時眼睛裡還有父母。當知這不是學問，不是教育。在有德學人的面前，你沒有立足之地。要是在從前的社會，你有這樣行為，忤逆父母，背師叛道。在社會上，想找一個謀生的小工作，人家也不給你，連要飯人家也不肯給你。這些道理，現在學校講得少，佛法經論裡面雖有，要自己去體會。真正詳細毫無保留的說出來，就是《感應篇》、《了凡四訓》，古大德們註解得詳細，毫無保留的將這些善惡果報說得詳細，而且舉出古今的事證。佛法裡講的信、解、行、證。「證」就是入，「入」就是證。你有初級的功夫，你才有中級的希望。有了中級的功夫，你才有高級的希望。佛法裡沒有躡等的。現在有不少年輕人希望走近路，認為這些功夫不容易修，最好都不要。一步登天學什麼呢？學禪。我們冷眼旁觀看看有幾個人學得成就！

永嘉大師是禪宗裡大徹大悟，透了三關的人。你看看他的教學，學禪需要具備什麼條件？沒有這些條件，參禪那裡會有希望。我們中國自古以來，這一千多年當中，山林的寺院庵堂，在大陸上有多少？在家、出家的，參究的人有多少？有幾個人成就？為什麼參禪的人那麼多，成就的人那麼少呢？換句話說本身已具備初級、中級、高級的功夫，參禪才能成就。本身連初級的善根、福德都沒有，想求一步登天，那有這種道理呢！

經上理論說得很清楚，也很明瞭。我們六根接觸六塵，有沒有本事不動心。如果心地真正清淨，一塵不染，那就是初級、中級、高級的功夫都具備了。六根接觸六塵境界，還是樣樣放不下，樣樣起分別，樣樣起執著，甚至於還用心機來奪取，那是連初級的功夫都沒有。道業如何能成就呢？六祖慧能大師，在忍大師會下，幾句話之下他就成就了。那是什麼原因？是他心裡本來無一物，乾乾淨淨。我們做得到嗎？你請六祖大師來，說我的廟很大供養你，他要不要？他不要。他若是要了，心裡面就有一物了，他就不能成就了。送給他，他都不要，還會用心機去欺騙奪取嗎？這更不可能。

也許同修要問，有道場可以弘法利生，這不是好事嗎？諸位要知道好事不如無事。最好的事情是無事，大家千萬要記住。道場裡面常講，佛菩薩隨緣。你看看十大願王有一條叫「隨喜功德」。而我們一般所做的是攀緣，本來無一物是隨緣。心裡要想有一個道場、想有一個寺院，想弘法利生這都是攀緣。攀緣，心地不清淨，煩惱重重。《楞嚴》裡面所講的，如來舉心動念，先放光明；眾生起心動念，塵勞先起。原因在那裡呢？一個是隨緣，一個是攀緣。一字之差，凡聖永隔。我們幾時能夠做到隨緣而不攀緣，這才能成就。換句話說，修行人求什麼呢？求心地清淨，遠離塵勞煩惱。遠離攀緣，把這攀緣心斷掉，一切隨緣。即使沒有人供養，明天沒有飯吃，也不找人化緣。若明天沒有飯吃沒有道糧，就求人趕緊來幫幫忙，這就叫「攀緣」。要怎麼呢？明天沒有，餓一天念一天佛，後天沒有，餓兩天念兩天佛，餓到死則念佛往生，心裡面還是如如不動，這叫「隨緣」。這才能成佛作祖，才能成就。這是用功關鍵所在。真正能做到隨緣，沒有不成就的。因為隨緣是不動心。有人來請你說法，他來請，當然你隨緣去了。沒有人來請，絕不會找上門來的；找上門也得是機緣成熟，真正是可度之機。那是什麼呢？那是自己已經成就了。最低限度已經有他心通，有宿命通。自己成就之後，倒駕慈航，才行菩薩道。

菩薩為眾生作不請之友。萬萬不要以為我現在是行菩薩道，他不請我，我也可以去找他。像阿難尊者在《楞嚴經》裡所表現的，他怎麼不墮

落呢！阿難還證了初果，還要墮落。而我們連初果功夫都沒有，博地凡夫就想學菩薩，作眾生不請之友。那不墮落才怪！所以要曉得自己的程度，曉得自己的功夫。菩薩的心、菩薩的願、菩薩的行，我們的程度不夠。現在我們眼前要做的是發心，要發成無上菩提的大心。初學下手要從斷惡修善，最初步的功夫做起，才能有成就。所以這些大經大論可以看、可以聽，暫時不要學。為什麼呢？學不到的。別說那些佛菩薩的行持我們學不到，祖師們的功夫都學不到。不要看遠的，近代的虛雲老和尚。我們有沒有學到呢？印光大師有沒有學到呢？所以要學就要從《了凡四訓》下手，學袁了凡。先把這個基礎真正打好了。得到的效果是轉無福為有福，轉無壽為長壽，轉無法緣為有法緣。那時再進一步學祖師；祖師學成了，再進一步學菩薩；菩薩學成了，再進一步學佛。按步就班的來，才能有成就。一步登天，在中國佛教史上只有惠能大師，再沒有看到第二個人了。你要自以為不比慧能差，你要有這一念，就比惠能大師差得太多了。惠能大師沒有這一念。

**彼既丈夫我亦爾。何可自輕而退屈。**

「彼」是指袁了凡。這一段都是講袁了凡先生的事，以及像袁了凡一樣的人。他們能認真的修學，斷惡修善，改造自己的命運，能做得到成佛作祖。我們為什麼要自輕？為什麼要自卑呢？他能做得到，我們也能做得到。

尤註說：「彼丈夫我亦丈夫。彼能是我豈不能是。然則自暴自棄者。實等於自殺耳。」

我們要回頭來想想自己，是不是自暴自棄？如果不能效法前賢，就是自暴自棄。換一句話說，我們要不能在三年之內把命運改轉過來，就是自暴自棄。萬萬不要貢高我慢，萬萬不要抬高自己，要好好的想一想，我們能比得了誰呢？文章到此是一段。這是拿袁了凡居士，一生的行持，來勉勵我們。下面再細說斷惡修善的要領。

**或問格物乃窮盡天下事物之理。致知乃推極吾之知識。必使一一曉了**

也。何得以人欲為物。真知為知。克治顯現。為格致乎。

這是假設一個疑問，說或者有人這麼問。儒家常講的格物致知，物是講的『天下事物之理』；格、當窮盡講。我們要研求一切事物、一切萬法的道理，這叫格物。致知是推展我們的知識學問，使我們對一切法樣樣都能夠明瞭，這叫格物致知。這跟前面大師所講的不一樣。前面大師所講的是以人欲為物，以本性裡的真智慧顯現出來為知。而以去妄克欲之內功顯現，稱做格物致知。

**答曰。誠與明德。皆約自心之本體而言。名雖有二。體本唯一也。**

這是印祖在這一篇一開端，就把修學的因果提示出來了。後面的文章，不外乎是發揮這個道理而已。聖賢之道就在誠與明。這兩個字在前面講得很詳細，現在不必再說了。誠與明都是講我們自己真心本體。

尤註說：「誠即惟真無妄之性德。明德即一真湛然之心體。」所以誠與明都是從本性上說的，本性的理體、本性的作用，用這兩個字來形容，來解釋。那麼誠與明，在名字上講的是兩個字，體上是一個。

**知與意心。兼約自心之體用而言。實則即三而一也。**

前面講格物致知，知、意、心這三個名詞，也是從真心理體上說的，誠、明是從兩方面說的，知、心、意是從三方面說的。三即是一，一即是三。說是有三，體是一個，那麼曉得一而三，三而一了。

**格致誠正明五者。皆約閑邪存誠返妄歸真而言。**

兩方面三方面，綜合起來還不是一樁事情嗎？此指明明德之明與誠明之明。『皆約閑邪存誠，返妄歸真而言』。什麼叫做閑邪存誠？「閑」是防範的意思。閑邪就是防範邪思、邪知、邪見，我們先要預防。你常常能夠提起警覺心，預防邪知邪見不讓它侵入，你才能做到誠明的功夫。誠明為什麼失掉？就是邪知邪見侵入了。

**其檢點省察造詣功夫。明為總綱。格致誠正。乃別目耳。**

講到做功夫，關係到我們日常修持的事情了，檢點、省察、造詣。「造

詣全神灌注不到不罷意。」

修行一定要成功。從那裡做起？明是總綱，明就是真智慧。諸位想想看，世出世間法都是以真智慧為基礎，而不是以聰明。世間的聰明與真實智慧不一樣，這是千萬要把它分別清楚。佛說世間聰明是八難之一 - 世智辯聰。世智辯聰與真智慧的揀別在那裡？應知世智辯聰是有分別、有執著的；真智慧是沒有分別、沒有執著。作用看起來一樣，用心不一樣，作用受用也不一樣。一個是從分別心生出來的，一個是從無分別心生出來的。

佛經確實是智慧，真智慧。我們現在念佛經，為什麼我們真智慧不能現前？那就是我們仍用世智辯聰來讀佛經，所以把佛經也變成世智辯聰了，不但不會開智慧，開不了悟，成就不了。幾時我們心清淨了，用無分別心來讀經，來聽經，一看就開悟了。換一句話說，那些開悟的人，會用功的人，我們跟他用的方法似是一樣，而用心則全不一樣。人家念阿彌陀佛，一句阿彌陀佛能消八十億劫生死重罪。我們念八十萬句阿彌陀佛也消不了一個罪業。他念的南無阿彌陀佛，我們也念的南無阿彌陀佛，為什麼效果不一樣？人家是以無分別心，真心念的。我們是攀緣心、分別心、雜亂心、希求心、慳吝心，亂七八糟的心在念，怎麼會一樣呢？當然不相同。如果有人問學佛有什麼秘訣？很簡單，秘訣就是於一切法當中無心。你在一切法裡有心就不行，你一分一毫也入不進去。

我們細看佛菩薩日常生活形式與我們沒有什麼分別。《金剛經》表現得尤其明白。釋迦牟尼佛發起般若大經，在穿衣吃飯，日常生活當中發起。我們那一個人那一天不穿衣？那一天不吃飯？人家穿衣吃飯，是證無上菩提。我們穿衣吃飯，是造生死根本。那怎麼會一樣呢？這就是說明了事是一樣心不一樣。他穿衣吃飯沒有心，我們穿衣吃飯有心。穿一件衣服，要講究什麼質料？什麼樣式？吃飯要適合口味，要挑挑點點的。這就是生死根本。

諸位想想看，我們穿衣吃飯是不是攀緣，佛菩薩穿衣吃飯是隨緣。古德說得好，「隨緣消舊業，莫再造新殃」。怎樣是造新殃？攀緣就造新殃，

隨緣就不造新殃。所以大家時常要記住，十大願王之隨喜功德、恒順眾生，是等覺菩薩給我們說的話，修行必須依真智慧為總綱。下面的細目，一一都是以智慧為根本，這就是佛法。如果沒有真智慧做總綱，則所修的格物、致知、誠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，都是世間法。

若是依真實慧隨緣，一一法皆是佛法。穿衣吃飯都是佛法，待人接物也是佛法。若用攀緣心，則天天念經、拜佛，弘法利生都是世間法，都是生死根本。用攀緣心弘法利生，依然是生死根本。確實是生死根本，只在人天裡修一點癡福而已。

此處所講的句句真實。如果在日常生活當中會用隨緣，而不用攀緣。則你行的就是「菩薩道」，修的就是「無上菩提」。即是古人所說「一切法皆是佛法」！如果法法攀緣，則一切法皆非佛法。祖師這幾句話的意思很深，希望我們能依照《了凡四訓》來修行，事相上要照這樣做。再用隨緣的心，那就是行菩薩道，《了凡四訓》變成無上醍醐。本來是世間的福報，結果一變，變成出世間無漏的福報。這真是不可思議。所以這一句非常的重要，格物、誠意、正心，是修行的別目。

**修身。正心。誠意。致知。皆所以明明德也。**

這些功夫有深淺，有次第、有目的。其目標是一致的，都是要恢復我們的明德。

**倘自心本有之真知。為物欲所蔽。則意不誠而心不正矣。**

我們的「意」為什麼不誠？「心」為什麼不得其正？就是五欲六塵在面前，我們做不了主，被它牽著走了。換一句話說，五欲六塵是你的主人。你是它的奴隸，它叫你幹什麼，你就得幹什麼，自己沒有一點自由，身不由己，為境所轉。所以意不能誠，心也不得其正。還是剛才一句老話，心離不開攀緣，所以心被境界牽著走，做不了主宰。隨緣就做得主了，不被境界牽走，在萬物當中自己作主，這才是誠意正心。見到好吃的，就想把它得到，心就被貪欲境界牽著走；見到好玩的，也想得到，心被好玩的境界牽著走。心那裡會有誠？那裡會有正呢？甚至於此地有一部很好的經

書，我們看了很喜歡，也想得到，這心被佛經牽著走了，心還是不誠，還是不正。為什麼呢？佛經還是一物。見到釋迦牟尼佛來了，三十二相八十種好，心裡要是歡喜高興得不得了，馬上頂禮膜拜，你還是博地凡夫，被釋迦牟尼佛的幻相，牽著鼻子走。「凡所有相皆是虛妄」，禪家說「佛來斬佛，魔來斬魔」。道理在那裡？不被他牽著走，心裡頭一塵不染。實在給諸位說，要是動一念，佛來我斬他，魔來我斬他，還是被牽著走。既然礙不了事的時候，你斬他幹什麼？動一念就是攀緣。

請細細想想這個味道，我們還想真正學佛，真正培養自己圓頓的根性，要從那裡修練起呢？要從萬境上不動心練起。也就是說六根接觸六塵的時候，像《楞嚴經》所謂的：用根不用識。根不會用，用識也不妨，不要用心所。我用心王不用心所，這也就很了不起了，那跟明心見性，就隔一張紙而已，很接近。可是我們現前六根接觸六塵境界，真性不會用，心王也不會用，心所當家。展開《百法明門》，五十一個心所當了家。五十一個心所做主宰，所以是處處攀緣，時時攀緣，念念攀緣；無時無刻不在那裡造罪業。那一天才能離得了輪迴？那一天才能得到解脫呢？縱然是修福，未必是真福，怎麼說不是真福呢？我們對於什麼叫做福？什麼叫做罪？實在是分不清楚。

往往把罪當做福，把惡當做善，把邪當做正，自己搞不清楚，還以為做了很多好事，這是愚癡，這是無明。我們舉一個例子來講，外面邪教很多，拜神、拜鬼的也叫菩薩。有些廟祝來找你化緣，土地菩薩像壞了，請你發發心來修補來修廟。你出了財力，以為做了一樁功德，殊不知那是邪神邪鬼。你出錢幫助他作怪，他造作罪業，他是主犯你是從犯。你自己還以為是做了功德，實際上已經造大罪業了。這是邪正、是非不明。《楞嚴經》說得尤其好，末法時期邪師說法如恒河沙。這是講我們佛門裡面邪正不分、善惡不辨。佛門以外我們容易辨別，佛門裡面不容易辨別。要是沒有智慧，沒有明德，往往自己以為修很多功德與福報。將來報盡之時，到閻王老子那裡，一算帳都是罪業。自己還不肯承認。幾時才能覺悟呢？所以這一段特別注重在智慧上。是教我們轉世間有漏的福報，而成就出世無

漏的福德。無漏福德是無量無邊，有漏的福報很有限。這是印祖在序文裡大慈大悲，開導我們學袁了凡。要把心境轉過來，把世間福轉變為出世間無量的大福。這是祖師這一篇序文，立意之所在。

**若能格而除之。則是慧風掃蕩障雲盡。心月孤圓朗中天矣。**

斷惡修善的方法，祖師開導我們：「明」為總綱。明就是「智慧」。如果智慧不能現前，再好的方法，還是有問題。智慧不能現前，總而言之，免不了盲修瞎練。這是對學無上菩提而言。菩薩六度中，如果沒有「般若」，其餘的五度從「布施」到「禪定」，皆是人天有漏福報。修行的目的是要明心見性、要成佛作祖。而其結果，還是在人、天兩道享福，這就是自己路子走錯了，所以說是盲修瞎練。

假使我們修學的目標是求人天福報，般若智慧就不會現前。福報能不能得到呢？也未必能得到。我們讀完《了凡四訓》之後，也許就明白了。道理就在我們凡夫對邪正、善惡、是非，很難辨別。人天福報是要斷惡修善才能獲得。也許我們自己以為修的是善，斷的是惡，殊不知事實恰恰相反；斷的是善，修的是惡，將來的果報就不堪設想。所以這一層，我們一定要認識清楚，然後才能改造自己的命運。我們在序文裡面看得很清楚，皆是指導我們智慧第一。為什麼呢？明為總綱。

從格物、致知、誠意、正心，乃至於修身、齊家，這一套都是方法。此地講得很清楚，首先我們要做的，就是要把物欲格除。換句話說，我們要做的第一樁事，也就是修行的根本。大根大本是什麼呢？先在境界裡面學不動心。在一切境界之中，將自己的貪、瞋、癡、慢斷除，這就是「格物」。要從心地格除物欲，只要你做到這一步，你本有的般若智慧就透出來了，縱然不能全部透出來，透出一分就很難得。為什麼呢？這一分是真智慧，從此以後有智慧，做為我們修證無上菩提的基礎，一切的修為皆得其正，他怎麼會不成就呢？所以祖師在這裡引用古人兩句話教導我們，這兩句偈是：

『慧風掃蕩障雲盡』，「障」就是五欲六塵障礙自性智慧德能。好像

雲彩障礙陽光，智慧比喻大風，把雲彩吹走，障礙沒有了，智慧一透出來障礙就沒有了。

『心月孤圓朗中天』，這句容易懂。明月中天，才能將一切事物真相照得清清楚楚。

**此聖人示人從泛至切。從疏至親之決定次序也。**

這是自古以來，佛、菩薩、祖師大德們教人修行的次第，千萬不可疏忽。我們修行功夫不得力，研教之所以不開悟，就是把順序弄錯了，所以路走不通，越走越艱難。到後來多少同修們，連信心都喪失了。原因就是沒有按照祖師指導的順序。換句話說我們將綱目顛倒了，亂了頭緒了。印祖在此地，把我們向來修學的毛病給我們點破，指出一條道路來讓我們走，確實古德是如此。

『從泛至切』，「泛」是泛泛，慢慢走上切實。

『從疏至親』，「疏」是疏遠，「親」是親切。這是一定的次序，不容忽視。

若窮盡天下事物之理。俾吾心知識悉皆明了。方能誠意者。則唯博覽群書。遍游天下之人。方能誠意正心以明其明德。未能博覽閱歷者。縱有純厚天資。於誠意正心。皆無其分。況其下焉者哉。有是理乎。

這一段話說得很好，就是說明「格物」的大意。一般人把格物講錯了。錯認「格物」就是要研究天下萬物的道理。換句話說，就是我們常講的博學多聞。博學多聞畢竟是少數人，這樣說起來，成聖成賢只有少數人有分。佛在經中所說的：「一切眾生皆有佛性，一切眾生皆當成佛」，那大多數人都沒有這個希望了？所以祖師在這裡說得非常明白，「格」是格除的意思，「物」是物欲。你要懂得這個講法，我就是不認識字，沒有念過書，格物致知也能做得到。可見得聖人之法乃是人人有分，不一定要博學多聞的大學問家，他們才有分；不認識字的人也有分，沒有念過書的同樣可以做聖做賢、可以成佛做祖，這就是把這道理說明白了。

假如是要『窮盡天下事物之理』，這是過去一般人解釋「格物」的說法。格物致知而後才能做到誠意正心。照這個講法，只有博覽群書。博覽群書還不行，還得要遍遊天下。所謂是讀萬卷書行萬里路，這種人可以夠得上格物致知的條件，確實有很多人有意識誤會。這種說法我們細細想一想，不是聖人說的。聖人的意思，這個「格」確確實實是「格除」的意思，唯有格除物欲，我們清淨心才能現前，清淨心中自生智慧。

諸位讀《六祖壇經》，你看六祖大師對忍大師講：「惠能心中常生智慧。」他一個字也不認識，他心裡面生智慧。他為什麼生智慧呢？就是他將格物的功夫做得很深，離相離念，心地清淨，所以他心裡生智慧。我們凡夫所以不能生智慧，智慧不能現前，就是被物欲所蓋覆住了。物欲蓋得愈多，往外面透的智慧就愈少。物欲蓋得愈薄，透的智慧就愈多。無論是透的智慧多少，我們都是為物欲所障礙了。凡夫、小乘、權教菩薩皆不例外。到什麼時候物欲（貪瞋癡）真正從心地裡面斷除；就是世間萬法，乃至於出世間的佛法，你做到了一塵不染，佛菩薩在你面前，你的心地也如如不動了。這個時候，才可以說格物的功夫到家。為什麼呢？本性裡面的真智慧，毫無障礙地透出來，這是我們應當要明白的。序文裡面所講的純厚的天資，就是佛經裡面常講的善根深厚。《彌陀經》裡面講的多善根、多福德的意思。

《彌陀經》裡面講，不可以少善根、福德、因緣、得生彼國，所以一定要深厚的善根、福德、因緣。只要心地純厚，這種人修道，比那些世智辯聰要容易得多。所以對於誠意、正心、格物、致知的功夫，這些人比世間那些有學問，博學多聞，行萬里路的反而來得快，來得踏實，絕不是沒有分。這一段話，是印祖從反面給我們說的。

**然不深窮理之士。與無知無識之人。若聞理性。多皆高推聖境。自處凡愚。不肯奮發勉勵。遵循從事。**

這裡面也說這些毛病，我們細心觀察這些毛病，確實是很多。「窮」是追尋究竟，直窮到底之意。這就是對於理論的探討，應當要追根究底。

宇宙人生的真相，我們一定要徹底的明瞭，這是有智慧的人。『與無知無識之人，若聞理性，多皆高推聖境』。

這兩種人：一種人對於理性沒有深究，確實是很多；一種是無知無識的人。這兩種人，我們要是跟他談到理性，宇宙人生的大道，講到佛性，講到佛法。他往往不敢承當。以為那是佛菩薩才能做到，我是凡夫怎麼能做到？『高推聖境』，實際情況還沒有搞清楚，自己就先認為不行了，認為自己做不到了，這是『自處凡愚，不肯奮發勉勵，遵循從事』。

尤註說：「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。赤子之心即無思無慮點塵不染之心。如具此心則亦大人而已矣。」此處所說的大人，可以解釋為佛菩薩。佛菩薩跟我們有什麼差別呢？佛菩薩的心是清淨的，是一塵不染的。「塵」是什麼？就是前面講的物欲。物是一切的物相。「欲」是欲望，是貪瞋癡，「欲」是煩惱；五欲六塵，一執著心裡面就產生欲望，就不清淨，心地就為其染污。「大人」是佛經裡面講的大丈夫，佛菩薩的本事就是心地永恆不染。物相有沒有？物相有，這五欲六塵的相是有的。功夫要自己做，要在這裡面訓練著不染著，不染就是不起心動念。此地比喻赤子之心。「赤子」是小孩，多大的小孩呢？兩三個月的小孩，他對於一切物相不動心。在菩薩行裡面有一種修行法，叫「嬰兒行」。

諸位顧名思義，就可以體會到，怎樣修菩薩行呢？看那嬰孩，你就學他。他不會說話，也不會攀緣，他對於一切境界的好醜，都不起分別心，這就叫赤子之心。所以赤子之心，講老實話我們那一個沒有呢？個個都是從這兒來的，可惜保持不住，年齡稍微大一點，赤子之心就喪失了。那真正是佛心，真正叫清淨心，喪失了。『自處凡愚，不肯奮發勉勵，遵循從事』。

尤註說得好：「狂夫欺慢。如何有入道因緣。多眾自疑。竟忘卻本來面目。」這兩句話有責備、感歎的意思在。可見得我們本來不是凡夫、本來不是愚人，就是因為『高推聖境』，以為那是聖人的境界，我們做不到，真正是自暴自棄。就是自卑感所造成的，以為我們不如佛菩薩，甘心當凡

夫，甘心情願做個愚癡人，所以不肯奮發。因此隨波逐流，遵循從事，我們看現前多數人，是在這個境界當中隨業流轉，當然是凡夫。對於這些人有什麼方法來勸他回頭呢？你要以佛法的理論來跟他講，辦不到。為什麼呢？他以為那是佛菩薩的事情，我不敢當。這才不得已用另外一個辦法，這個辦法就是底下所講的。

**若告以過去現在未來三世因果。或善或惡。各有其報。**

講因果報應，他能接受，他就害怕了。這是佛度眾生的一種善巧方便的法門。「報應通三世」。三世是指過去、現在、未來。果報是通三世的，「現在時期為至暫」。這是我們俗話講的現世報，現世報時間不長，一生當中就能看得見的。「過去未來時期則甚長」。有多生多劫種的因，現在果報現前了；或者是多生多劫種的因，我們現在還沒有受報，未來世緣成熟才得果報，這種情形多的是。現在造的因，現在就受果報，這是現因現果；現在世造的因，來世受果報，這叫「生報」；或者是現在世造的因，多生多劫以後再受報，這叫「後報」。大家要明瞭，佛法裡講的三世因果，事、理說得非常透徹。可知三世因果主要是勸導中下根性的人，可以由此入道。

「藏經中所載因果報應之事。往往有經多生多劫。而酬償夙債者。」諸位要是查《藏經》，單找這些因果報應，也是相當難的一樁事情。為什麼呢？這些事情散在諸經論中。古人把經論裡的因果報應摘錄出來，編成一本書，你只要看這本書，就把整個《大藏經》的因果報應都看到了。這部書的名字叫《經律異相》、《法苑珠林》，這兩種書裡面都是摘錄編成的，只要看這兩本書就都看到了。但是這兩本書的份量都相當大。我們都想看。單是《法苑珠林》就有一百卷，份量差不多等於《華嚴經疏鈔》，《經律異相》有五十卷。所以份量都相當的多，這是佛在經典裡面講三世因果的事。

「身口意三。所作諸善諸不善業。緣熟時至。一一自食其報。報盡方休。」這幾句話我們確實要牢記在心。身、口、意是指的三業。我們身、

口、意天天在造，時時刻刻都在造，所造的業，有善、有惡。有非善非惡的無記業，善業與惡業都有果報。什麼時候果報現前呢？緣熟時至。我們所造作的在阿賴耶識裡留下業因，因變成果，當中要有緣。什麼時候機緣成熟了，果報就現前，絕對不會沒有報應的，換句話說，有因一定就有果。也許同學們要問，成佛以後還有沒有果報呢？成了佛以後依然不免，釋迦牟尼佛在世，示現三個月馬麥之報，成了佛還要受果報。不過成佛受果報，或者已經證得阿羅漢以上的果位受果報，與我們受果報不同；我們受果報感受到苦，而他們受果報沒有這個感受，為什麼沒有感受呢？他對於前因後果都明白。

舉個例子來講，我們不曉得因果報應，我們今天身上帶的錢財被人偷了，心裡很難過，很煩惱。這就是苦受。佛菩薩受果報，知道這是自己前世造作偷他的因，今天被他偷回去了，還他的債就沒有事了，心裡有樂受，沒有苦受。一報還一報，清清楚楚。所以說，悟了以後，只有還債再不欠債。還一筆，心裡就舒服一層，他愈來愈自在。心地確實是清淨平等覺。

我們凡夫迷惑顛倒，一面還債一面又欠債。欠的比還的更多，永遠還不盡，苦不堪言。這是舉個比喻來說。所以說「報盡方休」；報盡就是還完了。但是真正講到「休」，那是要般若智慧現前，才辦得到。換句話說，自己不會再造業了。

古德給我們講的：「隨緣消舊業，莫再造新殃」，隨緣消業，消業就是還債，不再欠債了。心地真正到清淨，一塵不染，這個時候，只有還債。隨緣跟攀緣不同，「隨緣」是菩薩行，「攀緣」是凡夫行。隨緣就是普賢菩薩所講的「恒順眾生」，「恒」就是永遠是這個樣子。永遠都是順著眾生，這才能消得了業；你不能隨順，就動心了，動心就造業。所以要想不造業，就學著隨緣不要攀緣。我們想做一樁善事，攀緣做一樁善事好不好呢？古人告訴我們說，「好事不如無事」。無事，心地是清淨的，你做一樁好事心不清淨。可見得我們真要想做到心地清淨，唯一的辦法 - 要隨緣不執著才能辦得到。

「眾生障重慾深。昧卻本明。」「障」是講業障。業障太重了，欲望太多了。所以本性裡的智慧光明失掉了。「逐妄造孽紛紛擾擾。無時無處不在迷境。處火坑而不覺。遇怨懟而不知。」火坑是指三界，三界六道就是火坑。如《法華經》所說的三界火宅，那有安穩處呢？遇怨懟而不知，誤將怨家對頭當做親人。「千秋長夜萬劫沉淪。可憐亦可悲已。」

這是說眾生相。不但指現前人道，還包括諸天在內的六道眾生都是這個樣子。所以因果報應是一切事實的現象，作用非常廣大。對中、下程度人，講因果報應的道理，容易體會容易接受。

**則必畏惡果而斷惡因。修善因而冀善果。善惡不出身口意三。既知因果。自可防護身口。洗心滌慮。雖在暗室屋漏之中。常如面對帝天。不敢稍萌匪鄙之心。以自干罪戾也已。**

我們讀了這一段文字，知道修道先決的條件，要深信因果，他才肯認真修行。如果撥無因果，根本就不相信因果報應，那就沒有辦法了。講高深的理論他不懂，不能接受 - 他以為那是佛菩薩的事情，凡夫辦不到。那麼講淺一點的呢？因果報應他又不相信，他以為是神話。這樣的人佛菩薩也沒有法子度他，在佛經裡，稱為「一闍提」。「一闍提」就是沒有善根的人。

如果你不想得惡果報，那麼你必須先斷惡因；不造惡因，當然就不遭受惡的果報。試問那一個人不希望好的果報呢？好的果報從那裡來？由善因來。可見得我們要想離開不好的果報，得到如意的果報，就必須要懂得斷惡修善才能獲得。斷惡修善的重點在身、口、意三業，因為造善、造惡，都離不開身、口、意三業。「身口意三業。簡言之。各各都能為十善業及相反之十不善業。詳大乘戒律中之《十善業道經》。」

這裡舉出修行的綱領。眾生身、口、意種種造作無量無邊。佛將我們身、口、意的造作，歸納為十大綱領。所謂身三、口四、意三。稱之謂十善業道。「身三」是身體的造作，不殺生、不偷盜、不邪淫，這是身的三善業。「口四」是言論四種造作，不妄語、不惡口、不兩舌、不綺語，這

是口的四種善業。「意三」就是心裡三類念頭，不貪、不瞋、不癡，這叫做意的三善業。這就是《十善業道經》裡所講的，十種善業的功德果報。十善業反過來就叫做十惡業。這是佛為眾生指出善惡的標準。我們身、口、意，一動念、一造作，就要想到這十條。我所造的是屬於善業、還是屬於惡業呢？那麼善惡的果報自然就明瞭了。佛菩薩以這樣的法門，來接引中下根性的眾生，入菩提大道。所以斷惡修善是大乘佛法裡的根本法門，無上菩提就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。我們如果深信因果，深信報應，就可以入大乘之門了。

『既知因果，自可防護身口，洗心滌慮』。「心」就是意，你對於身口意三業，自自然然懂得防護了。換一句話說你就知道改過修善。『雖在暗室屋漏之中，常如面對帝天』。

「君子戒謹恐懼。雖處暗室中。覺(也好像是)十目所視。十手所指。常若有多人監視然。常存明明在上鑒察不爽意。」古代的中國人，對於天非常的尊敬。民間所稱的玉皇大帝，佛門稱為忉利天王。「帝天」，如同對玉皇大帝四天王一樣。『不敢稍萌匪鄙之心』。「匪同非、鄙同醜」。不敢稍存非理之心，不敢稍存醜惡之念。當然就也不敢做惡事，這才能斷惡業。

『以自干罪戾也已矣』。「干」是干犯。「戾」就是罪過，就是常如面對帝天，面對大家，不敢故意造作惡業。

**此大覺世尊。普令一切上中下根。致知誠意。正心修身之大法也。**

大聖大賢、佛菩薩度眾生，也不捨棄這個法門。這個法門對於中下根性的人很有效，上根利智，也不例外。上根利智通常講，偏在心性的理論上，後面有兩句話說得好 - 「善談心性者，必不棄離因果」。這是對上根利智的人講的。所以上根人沒有不相信的，他的信心比中下根性的人要堅固得多了。為什麼呢？他懂得這個道理。所以他的修行必然是如法的。

尤註說：「大覺究竟真空實相。徹底盡源。更無遮障之謂。」「大覺」，是指佛。「究竟真空實相」，「究」是窮究，「竟」是畢竟，圓滿的意思。

對於真空實相的理體。「徹底盡源，更無遮障之謂」，這是大覺。這是從大乘佛果上講的。

「凡夫不覺悟。聲聞自覺不覺他。菩薩自覺亦覺他。但功行未圓滿。」這是說明佛、凡夫、小乘菩薩之所以不同處。「惟諸佛如來自覺覺他皆圓滿。故獨稱之為大覺。世尊乃佛之尊號。以佛具足萬德。為一切世界所尊奉。故曰世尊。」佛為究竟圓滿之大覺，為一切世間所尊敬。他以圓滿大智，教化眾生，普遍令一切上中下根，致知、誠意、正心、修身之大法，就是深信因果，斷惡修善的法門。

**然狂者畏其拘束。謂為著相。愚者防己愧怍。謂為渺茫。除此二種人。有誰不信受。**

這是說，那些沒有善根、撥無因果的人，你給他講深講淺都不能接受。我們現在要反過來問，別人接受不接受與我們自己不相干。他做佛，他做他的佛，他墮地獄，他墮他的地獄，與我無關。問題是自己怎樣？這才是接受佛度化的真正緊要處。所以佛所講的一切經論，必須看作是為我一個人講的；佛所制定的戒律，是教給我一個人修的，與別人無關，我們要這樣的直下承當，才能夠得益，才不致於造業。要是不能這樣直下承當，常看某人破了戒，某人做了壞事，你口裡講這些話，就是口的惡業。你意動了這個念頭，是意的惡業，外面境界一動就在那裡造惡業，這叫迷，這就是不覺悟。須知外面善與惡與我們不相干。我應當怎樣呢？「如如不動、了了分明」。了了分明是不迷，如如不動是不造業。心地清淨不染，不為外面境界所動搖，這才叫做會修行。這兩句話很要緊，我們要常常檢點反省。

「狂者」，是指狂慧之人。所謂狂慧，多半是指世間聰明智慧的人，世智辯聰者。這一類的人對於佛的經典非常喜歡，認為這是哲學，很有道理。可是一提到戒律，孔夫子的禮教，他就不願接受。戒律比禮教還嚴格。以為這是不合時宜的生活教條，又何必學它，學它的理論就好。這樣的人，也大有人在，總是自以為聰明，認為戒律是三千年前，外國人的生活規範，

我們何必要遵守？佛經的道理不錯，我們可以學學、可以看看，戒律用不著，三代之禮都不同，何況是外國的古禮。我們是現代人，何必要學古時候的禮節呢？現代人見面最敬禮是三鞠躬，我們何必還要跪地頂禮呢？這即是狂者。以為戒律是約束我們、拘束我們的。反而說那些持戒的人著相。《金剛經》裡講破相，要離相修行，何必執著戒律，死在戒相之下，有沒有真正死在戒相之下呢？真有！不是沒有。但是對於那些持戒的人，也未必完全都著相，裡面還有極高明的人，他不著相修一切善。

釋迦牟尼佛的弟子，有許多是古佛再來的，絕大多數都是明心見性的人。他為什麼還要斤斤在戒相上計較呢？那是唱戲表演給我們看的。換句話說，我們還沒有明心見性，著相修行對現前有好處。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。縱然不能成佛作祖，絕不會墮三惡道，不受惡的果報，這有什麼不好呢？所以不可被那些狂慧之言所蒙蔽，也認為似是而非的理論很有道理，就把戒律看輕了，這是錯誤的。這是第一類人。第二類人，是他自己虧心事做多了，心裡有鬼，『愚者防己愧怍，謂為渺茫』，他不敢提戒律，一提戒律，就覺得自己一身都是罪過。但在表面上又不好意思說，說了難為情。因此一談到戒律，就說善惡果報之事渺茫，不足憑信。這個論調與前面不太一樣、意思是一樣的。都是不能夠接受，而不肯斷惡修善，這都是護短，自己有毛病、有短處，而不知悔改。祖師給我們講：除了狂、愚這兩種人之外，有誰不信受呢？那一個人不相信因果報應呢？

「人惟苦不知愧恥耳。知愧便不敢遂過。知恥便不敢因循。有愧恥之心。即為其人入道因緣。」

尤註在此說的愧恥心，就是佛法講的慚愧。有慚愧心的人，就有入道的因緣。換句話說，不知道慚愧的人，入道就很難。至於因果問題，下文引夢東禪師的兩句話，說得非常之好。故夢東云。善談心性者。必不棄離於因果。而深信因果者。終必大明夫心性。此理勢所必然也。

夢東禪師此言，是說一個真正有智慧的人，上根利智，他絕對不會不相信因果報應的。就是中下根性，能夠深信因果報應，他將來一定能明白

心性之學，與上上根相同。換句話說，他也能明心見性，也能成佛作祖。小註有夢東禪師簡略的介紹。夢東大師的集子，也流通相當的廣。

印祖引用夢東禪師這兩句話，非常的重要。實際上就是祖師開導我們，

學大乘佛法的人，乃至於到佛法的最上乘，也不能離開「因果」。

『善談心性者』，這是指禪宗的大德，所謂是「不立文字，直指人心」。這在大乘法裡是最上乘者。禪師說這一句話，並不是沒有依據。我們在《藏經》裡面可以去考察得到，歷代一些祖師大德們的語錄，確實是這樣的。凡是真善知識，絕對不會背棄因果的。我們以近代，虛雲老和尚來說，有不少同修看過虛雲老和尚的《法彙》，但是老和尚在圓寂前的兩、三年，也就是最後的遺教 - 《方便開示錄》，自始至終都是教我們注重因果的道理。念佛求生淨土。

尤註說：「夢東禪師為前清乾嘉間法門第一人。」乾、嘉是指的年代 - 乾隆、嘉慶年代的人。法門中第一人，這是推崇他。在當時佛教裡是一代的高僧。他本來是禪宗的祖師、禪宗的大德。他以禪宗祖師的身分，大力的弘揚淨土。因為淨土法門才是真正的三根普被、利鈍兼收。「晚年退休。直隸懷柔縣紅螺山資福寺。蓮風大扇。遐邇向化（遐邇是遠近）。道俗歸心。迄今淨因廣植。法門中咸推紅螺寺。為中國黃河以北。第一念佛道場。有《徹悟禪師語錄》（徹悟禪師就是夢東禪師）刊行於世。言言金石字字牟尼。今日方便攝心之化。流布益廣。師之宏法功德無有限量矣。」

徹悟(夢東)禪師也是淨宗的一代祖師，確確實實對於淨宗貢獻很大。北方之有念佛法門，是他老人家一個人提倡弘揚。猶如晚近印光大師，在蘇州靈巖山的道場一樣。這兩句話，非常有名：『善談心性者，必不棄離於因果』。

「過去所造為因。現在所受為果。現在所造為因。未來所受為果。」這四句話是告訴我們因果通三世。故菩薩畏之。

尤註說：「苦樂因果皆由自心之所感。十方三際一切事相無一不發生於瞥爾妄動之生滅心中。亦無不消除於本來清淨之真如心中。一毫端上納盡華藏世界。事相無量無一而非因果。無量因果無一不出之於心性。心性不易見。即可借因果以見之。」

這是將因果與心性的道理，講到了極處。心性是在講「體」，而因果是在講「相與用」。在《十四講表》裡說的體、相、用。所謂體，就是講心性，心性是在十法界依正莊嚴的本體。因與果，就是在十法界依正莊嚴的相、用。這個關係怎麼能分開呢？如果要真正懂得其中的關係，就曉得心性與因果是一而二、二而一，一體之兩面。

修持若是偏重在心性上，不談因果、不理會因果。則心性的道理也不能透徹，這是必然的，因為理與事是分不開的。如果我們真正要在理性上通達，事相上絕不能捨棄。這一句話是對上根利智的人講的，下面一句合起來看則是三根普被。我們沒有那麼高的天分，頓悟明白心性的道理確實不容易。但是我們從事相上下手，可以說人人皆有分。我們都讀過《彌陀經》。《彌陀經》的極則就是說心性的道理。但是帶業往生的事相，完全是因果感應。阿彌陀佛在因中發的願是「因」，現在修成極樂世界是「果」。我們現在深信淨土法門，發願求生是「因」；將來報身盡了的時候，阿彌陀佛來接引我們往生是「果」。諸位必須要深信這個法門，佛法殊勝的功德利益，才能獲得。

深信因果將來一定可以明心見性。只要往生極樂世界，縱然是下品下生也能證得圓滿佛果。經上說往生極樂世界，就證得三不退。證三不退是經上講的一生補處菩薩，這豈不是人人都有份嗎？到了補處菩薩才大明心性，不是小明，大明是究竟圓滿的明瞭。我們娑婆世界是苦因苦果，極樂世界是樂因樂果。在這個地方，果報我們不必重視，須要看重的是在「修因」上。由修因上來說，這一本小冊子，就是教我們造「樂因」，後來的果報當然就是「樂果」。但是不善於修學的，像袁了凡居士，他所造作的是苦樂相對的樂因，將來果報還是在娑婆世界，人、天兩道享福。而人、天兩道的福報，是萬萬享不得的。

享福就容易迷惑顛倒，人間再大的福報，你能享幾年呢？縱然活兩百歲，也不過是兩百年而已。兩百年享完了以後怎麼辦？依然六道輪迴。這個事情太可怕了，太可悲了，所以說人間天上的福報我們都不要。我們修什麼才是真正的樂因呢？修淨業。什麼叫淨業？所謂「淨業」就是在斷惡修善之中，以至誠心、清淨心，老實念佛，求生淨土。

斷惡修善的目標是在自己心地清淨，除此以外什麼都不求。正如同《彌陀經》講的，我們念佛主要是在求一心不亂；一心不亂就是清淨心，這是無漏的善法。這一種的業因與西方極樂世界的果報才相應，才能往生西方極樂世界。假如我們不懂這個道理，斷惡修善祈求人天福報，那也能得到。但這麼一來我們一生修行所下的苦功，也不過換得來生享一生福而已。這實在是得不償失。而享福沒有不迷惑顛倒。所以享福報當中又造無量罪業，這是我們特別要警覺的。

菩薩就懂得，這個心在最初一動的時候，就能知道後來果報是否清淨？這是與我們凡夫不相同的所在。十方三世一切事相，皆是講的「果」。有果必有因，這個因、沒有一樁不是由我們心地最初一念的生滅心中，現起十法界依正莊嚴。明心見性之後，這是講成佛了。成了佛之後才明瞭真心理體上本來沒有一切妄相。這個道理雖然很難懂，但是不能不懂。我們在講堂裡面，大經大論上常常討論這問題，常常提起這個問題。一遍、二遍，十遍、二十遍，我們悟不過來不要緊，千遍萬遍必然有個悟處。這是我們應當要明瞭的。所以經一定要多看，一定要多聽。目的就是要開悟。

我們早一天獲得清淨心的現前，然後才曉得，像《華嚴》裡面所講的無障礙法界。此地舉了一個例子：一毫端上納盡華藏世界。這一個例子是指的事事無礙的境界。由此可知，不但在我們六道凡夫境界裡，六道以外四聖的境界中，也就是說整個十法界的依正莊嚴，沒有一樁不是因果感應的道理。成佛有成佛之因，作菩薩有作菩薩之因，三途有三途之因，這是我們要明白的。明白之後，十法界就可以隨意選擇，我希望到那一個法界，我就造什麼樣的因。換句話說，十法界裡就可以自作主宰了，就不會隨業力漂盪了。

《了凡四訓》就是教我們在境界裡作主，改造命運。而凡夫沒有一個不隨命運轉移的，那一個人能逃得出命運呢？能逃得出命運的，過去講只有修行人。所以看相算命的，他不給修行人看，為什麼呢？修行人的命相看不準，就是他自己能改造。如果修行人被看相算命的算得很準。還對看相的誇獎幾句。自己還不曉得反過來慚愧。修了這麼多年，還是在命運手中，一點都沒有轉過來。

袁了凡是個凡夫俗子，都能扭轉命運。我們是佛門四眾弟子，要不能改造命運，那還談什麼修道呢？無論在家、出家，學佛第一步就是要改造自己命運。這是祖師特別提倡、流通本書的用意所在。也就是給我們在佛法裡面，奠定良好的基礎。而後大、小乘的經典，我們才能得受用。末後一句說：『此理勢所必然也』，這個道理勢在必然。

須知從凡夫地。乃至圓證佛果。悉不出因果之外。有不信因果者。皆自棄其善因善果。而常造惡因。常受惡果。經塵點劫。輪轉惡道。末由出離之流也。哀哉。

這幾句話是祖師對於一般凡夫的悲痛與感歎。由夢東禪師的兩句話，我們就明白了。因果的道理，凡聖皆不能避免，皆不能超越。現在先問我們自己相信不相信呢？如果能相信因果報應，這一種人就是經上所講的多善根、多福德。不相信因果報應，那是少善根、少福德。不信因果他就不肯修善因，不修善因就是自己放棄可以得到善果的機會。這真叫做自暴自棄。在這裡最重要的一點，我們要注意，斷惡修善是我們本分上的事情，我們應該要這樣做，至於善的果報根本不要理會。求富貴、求功名、求長壽、求多子孫，一概都不要，你的善因厚了，自然就報得了，何必要求呢？如果你要求，那個善就不是真善。古德教我們「只問耕耘，莫問收穫」。只問修善因，不理會善果。對於果報不必去理會，善積厚了，果報自然現前，這多麼自在！不相信善惡果報的，必然是常造惡因，常造惡因的人，惡業成熟，焉有不受惡報的道理。果報不可思議。印祖在此地給我們講，『常受惡果，經塵點劫』，常受惡報。「塵點劫」是指時間之長。

尤註說：「劫最長時間也。一千六百八十萬年為一小劫。二十小劫為一中劫。歷第一中劫曰成劫。歷第二中劫曰住劫。歷第三中劫曰壞劫。歷第四中劫曰空劫。循環往復多不勝計曰塵劫。」「塵」是指微塵。成、住、壞、空四個中劫合起來稱為一大劫。這就是說明我們要是不相信因果報應，依然造作惡因，沒有不墮惡道的。一墮惡道，苦報的時間就太長了。我們學佛的同修們，要想在這一生真正有成就，必要從深信因果上做起。換一句話說，最低限度的好處是不墮惡道。這是給那些凡夫俗子，沒有志氣的人所講的。對於真正聰明智慧有志氣的人說，最低限度也要帶業往生，這才不辜負自己，不辜負佛菩薩教誨之恩。果然能帶業往生，現前我們所做的正助雙修。所謂正修 - 二六時中佛號不間斷，憶佛念佛，一切時、一切處，心上祇有阿彌陀佛。助修則斷一切惡，修一切善。也就是這一篇給我們講的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」。斷惡修善，不希求一切福報。求什麼呢？祇求臨命終時心不顛倒，這就決定可以帶業往生了。這樣修學正是再穩當不過的，決定可以成功。如其不然，縱然來生享人天福報，剛才說過了，福報享盡了還是免不了輪轉惡道，這是很可怕的事。須知「眾生以善惡業力輪迴六道。一天道。二人道。三阿修羅道。四地獄道。五餓鬼道。六畜生道。地獄餓鬼畜生為三惡道。」『末由出離之流』。這就是講我們六道生死凡夫，不相信因果報應，所以才出不了輪迴，是很值得哀傷的。

**聖賢千言萬語。無非欲人返省克念。俾吾心本具之明德。不致埋沒。親得受用耳。**

此處說的聖賢，包括世出世間。世間的聖賢人和出世間的聖賢人，都是這樣教導我們。所以說千言萬語，目的只是一個，教我們反省、教我們克念。反省是慧，克念是定。反省是看破，克念是放下。念是什麼呢？「妄念」。克服自己的妄想念頭。妄念能夠熄滅，真心理體才能夠現前。而真心裡面本具之光明，在佛法裡稱般若智慧，孔夫子所說的明明德，才能現前。換句話說，性體本具的光明德用，才不致於埋沒。

『親得受用』。「親」是親自。你能得到理體上的受用，就像諸佛菩薩的受用沒有兩樣。這種受用，是指的法身、般若、解脫，這就是親得受

用。你證得清淨法身，證得無量的智慧、無量的神通、得大自在，這是聖賢垂教的目的所在。

但人由不知因果。每每肆意縱情。縱畢生讀之。亦止學其詞章。不以希聖希賢為事。因茲當面錯過。

這幾句話很值得我們警惕。聖賢書現在人讀的固然不多，但我們的同修可以說人人都讀過。縱然沒有讀過世間的聖賢書，佛教的經典、祖師的語錄，這是出世間的聖賢，我們讀了不少年。但是我們的法身、般若、解脫，有沒有親得受用呢？如果三德秘藏還沒有現前、還沒有得到受用，原因在什麼地方？這裡就給我們說出來了，把我們的毛病診斷出來了，我們的毛病是不相信因果。口頭上說因果，這是沒有用處的，為什麼？身心還是肆意縱情、六根放逸，這就不相信因果。

經上佛教我們應怎麼作，我們自己在日常生活當中卻沒有依教奉行。佛說的是一樁事情，我們自己做的又是另一樁事情。我們的心行與佛的教誨不能相應，還是肆意縱情。這樣的心態，縱然讀之，不要說讀一年兩年，就是念一輩子也是枉然。何以故？這樣念一輩子經，也不過學其章句而已。因為我們從來沒有發心要做菩薩、要做佛，所以不能成就。

「希」是希望，希望做聖人、希望做賢人。「聖」就是佛，「賢」就是菩薩。我們反過來問自己，有沒有發這個心？我要做佛。什麼時候做佛？這一生就要做佛，不必等來生，現在就要做佛，要發這樣的心才行，這樣才能得受用。要是不發這樣的心，大乘經典、世出世間聖賢的教訓，焉有不當面錯過之理？這一句話點破我們四眾同學的毛病。我們應該要覺悟。下一段歸結到本文了，替這一部書作的序文，就不能夠離開這一部書的宗旨。

袁了凡先生訓子四篇，文理俱暢。豁人心目。讀之自有欣欣向榮。亟欲取法之勢。

袁了凡先生，這四篇文章，是他教兒子的家訓。在文字上、在義理上，都能夠達到通暢無阻、豁人心目。就是佛法裡講的「開悟」。只要你認真

去讀，都能夠叫你開悟的。『讀之自有欣欣向榮』，這裡的欣欣向榮，是以植物來做比喻。就是自然生起遠惡向善之心。尤註說：「指心地上一片生機。」確實有這個味道在。『亟欲取法之勢』，念了之後，你心裡就會起效法之心。了凡先生這樣做是對的，我也應該這樣效法。他能夠改造命運，我為什麼不能？不但我們能，我們要比他更殊勝，我們前途比他更光明。因為我們藉這個基礎，可以直接入大乘佛法。如果沒有這個基礎，修學大乘佛法也是落空了。在彌陀法會中，我向諸位強調 - 「念處、正勤」。四念處、四正勤要不曉得怎麼修法，讀《了凡四訓》就行了。有《了凡四訓》，就可以代替了。四念處、四正勤，你看看這多麼重要。要是沒有這個基礎，我們五根裡要具足前面三根，才能帶業往生。像植物的根生在那裡？根生在土壤之中。要是沒有土壤，那個根生在什麼地方？土壤是什麼呢？就是念處正勤。換句話說，就是《了凡四訓》。

我們現在學的大乘佛法沒有立足處。所以我才普勸同修們，先修《了凡四訓》，這太重要了。好比我們心裡面，想興建高樓大廈。得先找地皮。《了凡四訓》、《太上感應篇》，就是土地。把土地找到了，再蓋房子才有可能。土地沒有找到，在什麼地方蓋房子？因此這兩本書是我們當前不可或缺的課程，應該積極的取法。

**洵淑世良謨也。**

「淑，善也。言此書具改善世道人心之偉力也。」這一句是極力稱讚這部書，這部書確確實實具有改造世道人心的力量，也可以說這一部書是修行成佛作祖的根本。

**永嘉周群錚居士。發願流通。祈予為序。**

此處說出流通這一部書的因緣。什麼人發心流通呢？永嘉就是現在的溫州。溫州有一位周群錚居士，他發心流通。將這一部書重新翻印，贈送給十方結緣。請求老法師給他做一篇序文。序文就是對這部書裡面的要義，以及功德利益作一番介紹。

**因撮取聖賢克己復禮閑邪存誠之意。以塞其責云。**

這是祖師謙虛的話。「撮取」是僅舉大要。『聖賢克己復禮』，尤註說：「戰勝私欲之謂。即孔氏毋意、毋必、毋固、毋我、之修省工夫。」這是儒家教誡學人用功的方法，在佛法上就是離一切相，《金剛經》教我們：不要取相，不要著相，也是這個意思。這是講的克己功夫。此地孔氏是指孔夫子教誡學人。「毋意」的「意」，我們用佛法的名相來說，大家更容易懂。「意」就是意識，再說得粗淺一點，就是分別心。就是第六意識。我們六根接觸六塵境界，不要用第六意識。你看看孔老夫子，他不是不懂，他講的跟佛法沒兩樣。佛教我們離心意識。這就是離意識 - 第六意識。「毋必、毋固」，這個必與固。「固」就是固執，「必」就是一定要這樣。這兩個字可以說就是末那識。必與固都是執著，在境界當中，一切不執著。最後一個毋我。「毋我」就是忘我。在佛法裡就是破我執，破人我執、破法我執，豈不就是離末那識？你看看與佛法離心意識參，有什麼兩樣？參禪要離心意識，研教也要離心意識，念佛還是要離心意識，才能明心見性。

『復禮』，說實在的話就是見性的境界。「性」是講的體，「禮」是講的用。是從相用上說的，得其相用必然見性。孔夫子為什麼多禮？釋迦牟尼佛為什麼多禮？對待任何人都恭敬，佛教我們一切恭敬。真正有禮貌，絲毫不欠缺的是聖人，有體有用。如果說世出世間，一些大德們，學問增長、道業增長，卻貢高我慢，瞧不起人。這就顛倒行事，絕沒有這種道理的。愈有智慧、愈有修持，對待眾生是愈謙虛。你從謙敬當中，才能真正體會到智慧光明。

如果說學問增長了，脾氣也大了，貢高我慢習氣增長了，這決定沒學問。在佛法裡面講那是世智辯聰 - 八難之一，他已經遭難了。也就是說他不是走的佛道，他已經落到魔道裡面了，決定不是佛，決定不是在正法上。

「復」是「回復恭敬」。可見得從前不知道恭敬，明心見性之後才知道恭敬、才曉得平等、才知道謙虛。懂得盡量把自己壓下來，抬舉別人。一切眾生皆是佛，一切眾生皆是善知識。「恭敬可謂之為無形之禮服。」從這些地方也可以勘驗我們自己的功夫。我們對一切人、對一切事、對一

切法，我們謙敬之心是不是在增長？傲慢的習氣是不是天天在斷除？這是很值得我們檢點反省的。假如我們傲慢習氣在增長，謙敬的功夫沒有進步，自己就要覺悟，我們沒有在菩提道上。換句話說，在佛法裡面，無論學那個法門，一定有過失、一定有毛病。道業不會增進、善果不會現前的。怎樣知道自己是不是在道上，就用這個功夫就行了，不必請教別人。別人都說客氣話、都恭維你，為什麼呢？說真話的人很少，聽假話我們歡喜，口裡說的是一樁事情，心裡面想的是另一樁事情。我過去不懂，人情世故知道的少，就犯這個毛病。現在有人請教我，我就恭維、不敢講真話。

以前有一個同戒的戒兄弟，感情非常好。他講經，我也在下面聽。講完了以後，他說：「我講得不好的地方，請指教、指教。」我就以為是真話，就告訴他，你那個地方有毛病要改過。他臉馬上就紅起來了，眼睛瞪著我，不高興了。我就說：「你講的很不錯，很好！很好！」只好講客氣話。從此以後我再不敢說實話。在這種情形之下，我請教別人，別人也一樣恭維我，說假的，不會說真的。我們怎麼能有進步呢？真正要想求進步，只有自己反省。自己檢點。不要檢點別的，就這一樁事情就行了。我是不是做到一切恭敬？是不是把貢高我慢的習氣，天天在減低？就這麼兩樁事情，就能夠觀察得出。我們是不是在菩提道上，我們在道業上是否天天精進。

尤註說：「防閑邪念。使勿踰越範圍。防心如防賊之意也。」『閑邪存誠』，「閑」就是防止的意思。這在《十善業道經》裡面常說的，防意如城。這個「邪」是指邪思邪念、邪行邪說。我們要時時刻刻提防，念頭一起來就要覺悟，提起覺照的功夫，知道我這一念是善念或是惡念。念頭不起則已，一起就曉得這個念頭是善念、是惡念，將來果報是善報是惡報，立刻就覺察，這叫做「閑邪」，這叫做「存誠」。

閑邪與存誠的功夫是一體的二面。印祖說他做這一篇序文的意思，最後結歸到這兩點，是希望我們像聖賢一樣，要做克己復禮的功夫，要做閑邪存誠的功夫。才不辜負他老人家，做這一篇序文來介紹《了凡四訓》。同時在這一篇文章裡面，我們也明瞭修學《了凡四訓》，特別著重在「自

淨其意」上。

舊序裡說明這本書精深博大，中正精微。改過、積善兩篇是正文，前面也曾經提到，好像經書裡面的正宗分一樣，立命之學是現身說法，等於序分一樣。第四篇 - 謙德之效，等於流通分一樣。諸位要知道這本書裡著重在得「福報」。換句話說修善根福德，善根福德你會修還要會保持。用什麼方法能保持呢？謙德能保持。剛才講的「一切恭敬」才能把你的福保持得住。要不能一切恭敬，所修的福報都漏掉了，有漏的福報。所以福報定要用謙德來保持不失。你要沒有謙德，則一面修就一面漏。修的還不夠漏的，修了一輩子依然沒有福報。這就不必多說了。

[淨空法師專集網站\(簡\)](#)製作